如何以“早上醒来一睁眼居然发现我师父/师尊正躺在我怀里”为开头写一篇文？

目录

番外·男主视角

番外·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番外·小夏牵手成功

【BG 沙雕甜向，已完结】

早上醒来一睁眼居然发现我师尊正躺在我怀里，得亏我穿书了，不然现在躺我怀里的就是前几天顶着地中海骂我骂得虎虎生风的教导主任。

这么一想，真是好险，相比之下书里这个年轻貌美版教导主任一下子变得容易接受起来。

是的，我穿越了，穿进了我课上在抽屉里偷偷二刷的言情小说里，被教导主任抓个现行的时候堪堪读到女配叶渺渺给师尊下药这段高能剧情。

教导主任拿着小说浑身发抖，不知是兴奋还是气的，介于这本文是晋江出品，大概率是后者。

我跟在教导主任后边往教师办公室去，一路听着他跟移动的成语大全似的往外蹦词，我直呼好家伙，不说我都不知道原来成语里有这么多骂人的词，而我寒窗苦读十年，骂人只会一句我淦，实属惭愧。

我在下楼梯的时候心不在焉，左脚绊右脚，一骨碌从楼梯上滚了下去，危急时刻还不忘死死护住我的脸，结果就是我的后脑勺结结实实地落地，啪的一下我就晕过去了。

再醒过来已经躺在这古色古香的床上，怀里还躺了一个人，OMG 春梦啊，忍不住老脸一红，心下惭愧作为社会主义接班人竟然堕落至此。

本人嘴上说不要，身体却很诚实地掀起被子，看看怀中的人究竟是哪个墙头，只见他剑眉微蹙，额间印着一轮赤色太阳纹……哇，这位帅哥是什么古早言情审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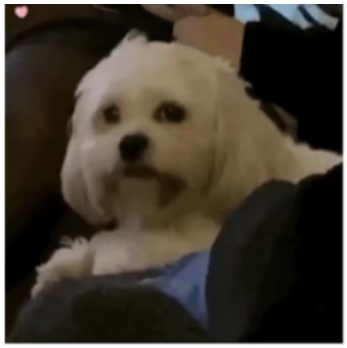
等等，赤色太阳纹……齐光？？？不是吧不是吧，我竟然已经垂涎到纸片人身上了？

但是这梦未免过于真实，真实到被他的胳膊压住的膀胱正在隐隐作痛。

我望着怀里那张漂亮得送进男团选秀，妥妥 C 位出道的脸，决定憋两分钟再起来上厕所。

原文对他的外貌描写总是一身月色长袍，乌黑油亮的长发总是一丝不苟地高高束起，肤白若瓷唇若点漆，一双眼睛亮得吓人。

哦吼，我倒想看看有多吓人。



怀里的人心有灵犀般睁开眼，我淦，这是什么女娲娘娘炫技之作？世界上竟然有这么帅的男人？我现在竟然还搂着这种一眼万元级别的帅哥，妈妈我的人生圆满了。

然而我还没来得及仔细感受白嫖的快乐，就被一股力道掀翻在地，床上的美人儿鬓发散乱，对着我怒目而视，嗯，生气起来果然有点吓人，吓得我鸡皮疙瘩密密麻麻地立了起来。

「好痛。」我觉得我盆骨好像裂了，不对，做梦怎么会疼？难道……不是吧不是吧我不会真的穿书了吧？

齐光支起身子，晨光中他落拓的肩膀线条显得格外诱人，往下一看，哇唔，八块腹肌……再往下，咳咳，齐光抬手又是一阵掌风掀来，我刚抬起来的屁股又被他的力道摁了回去。

好痛，真的好痛，我心中大喜大悲电闪雷鸣简直下一秒就要哭出来了他妈的！我一个忠实读者男女主 CP 狂粉竟然拿到了恶毒女配叶渺渺的剧本。

而且还穿在了叶渺渺放倒男主后的床上？现在留我一人和男主大眼瞪小眼地面对这天雷滚滚的尴尬处境，接下来该这么搞？书上没写清楚我不会啊！

心情就跟面对期末考超纲的数学题一样绝望，在我思考之际，齐光半裹着棉被闪身而来，掐住了我的脖子，不愧是一代宗师，手劲儿贼大，不出三秒我就翻着白眼差点撅过去。

就在我快被齐光掐晕过去之前，齐光及时松开了我，再睁眼他已经是衣冠楚楚，依旧是那个泰山崩于前后左右不动声色的东北老冰棍。

「未被夺舍。」

得，您为得出这个错误的结论差点把我送走。

鲁迅先生说，当你不知道如何解决一个问题的时候，最好的办法就是把问题抛给对方。

我赶忙作出一副楚楚可怜的盛世白莲的模样抢先一步道：「师尊，这、这、这究竟是怎么回事？」

齐光明显愣了一下，一脸「你问我我问谁」的表情。

我正想着如何凭借着我的创造力和男主阿巴阿巴一番，我这个便宜师尊摆摆手:「你且先回去，今日之事……」

我从善如流道：「今日之事，弟子不会向任何人提起。」

齐光神色复杂地看了我一眼：「我不是这个意思。」

害，别看他活了几百年，其实还是个没吃过猪肉的纯情小处男呢。现在估计比我还慌张，我懂我懂。

「那.....师尊，弟子告退。」我抱着被子滚下床，撞开房门，像一条巨蟒在齐光的院子里艰难地蠕动了半天，忍不住又折回去，小心翼翼地敲开他的房门。

齐光抱着胳膊一脸警惕：「怎么？」

我提了提被子，讪笑道：「师尊，能告诉我茅厕在哪吗？」在线等，挺急的 QAQ

2

回到叶渺渺住的小院子后，我躺在硬邦邦的木板床上翻来覆去，努力回忆着本书的剧情。

原主叶渺渺是齐光下山除妖时捡来的，因为没有修仙的天赋，只能学习一些温和的疗愈术法，前期属于那种默默无闻的背景板人物。

而女主夏镜菡根骨奇佳，是通过雁回山层层选拔后拜入齐光门下的，同一个师尊教出来的免不了要被拿来比较，因此叶渺渺明里暗里受了不少闲话，但对夏镜菡这个师妹还是真心相待。

直到她撞破齐光和夏镜菡的感情之后，叶渺渺的三观碎裂了，我把你当妹妹你竟然想当我师娘，简直 big 胆！于是叶渺渺黑化了，平日里胆小怕事的叶渺渺被嫉妒冲昏头脑，抱着报复社会毁灭世界的心态把自己的师尊药了。

介于尺度加上读者偏好，作者没有让叶渺渺得手，别问，问就是男主睡太死了支棱不起来，两个就是单纯盖着被子睡了一觉。

当时作为读者的我简直气得呕血，裤子都脱了你让我看这个？（不是）

不过就算两个人没有实质性发生什么，但还是给男女主之间埋下了一根刺。加上后来叶渺渺各种作妖，充当让男女主吃醋加深感情的工具人，最后死于齐光剑下。

救了她的人亲手了结了她的生命，拿来为自己的深情献祭，可悲又讽刺。

想到这我不由得一阵冷战，鬼知道我会在这里待多久，既然来了，必将苟住我宝贵的生命。虽然我只是个废柴女配，但是剧本在手，天下我有！

万万没想到的是我手持剧本站在修仙界食物链顶端叱咤风云的美梦第二天就破碎了，小说里并没有写清这个世界的各种细枝

末节，比如在早课上困到质壁分离的我，被夫子点名起来回答问题的时候，我一脸懵逼。

好烦，怎么总考我超纲题。

夫子指着我的鼻子就开始恨铁不成钢地骂道：「你天赋不如别人，还不知勤奋努力，就算你的疗愈之术学得再好，遇到强敌无法自保又有什么用？」

一看这个夫子就没有参加过什么实战，不知道我这种铁血奶妈的重要性。

「叶渺渺！你有没有在听我说话！」夫子眼皮松弛，眼神却毒辣，我只走神了 0.01 秒也被他逮到，不愧是修炼成精的人民教师，于是我成功在上课第一天领取抄符文一百遍新手大礼包。

如果是现代，把一个字抄一百遍简直就是小菜一碟，但是现在这个弯弯绕绕的符文在我眼前简直就是：龘靐齾靇鱻爩麤灪爨癵籗釅繺虋讟钃鸐麷鞻鑱虪齺魕爧蠿齺虪.....

要不我还是收拾包袱跑路吧，下山我还能凭借着过人的智慧大胆创业，从此过上有钱人山珍海味三妻四妾的幸福生活。

问题是我连最基本的御剑都还没学会，估计迈着两条小短腿还没到半山腰就被我的师弟师妹们给捞回来。毕竟原来会医术的李仙人回老家探亲去了，现在整个雁回山就剩我一个奶妈，如同镇山之宝一样的存在。

呜呜呜，镇山之宝又怎么样，还不是被夫子罚抄书。

就在我抄到第九十九遍时，突然飞进来一只肥鸽，本就是月黑风高，听着动静吓得半睡半醒的我往后一到，顺脚把桌子给蹬了。墨洒了一地，连带着我抄的符文也染黑了。

欲哭无泪的我问苍天问大地，气壮山河地骂了一句我淦。

后脚跟进来的美男应该是肥鸽的主人，他的两指带着五毛钱金光闪闪的特效一顿比画，那头肥鸽就跟变魔术似的消失不见了。

我沉浸在一下午的努力化为乌有的悲痛中，不然真想为他的才艺表演鼓鼓掌，美男在我身边坐下，拎起一张还没被染黑的符文看了看，温声道：「这是爆破符，是简单的术法。」

哟呵，可把你牛的。

我翻了个身子正准备骂他两句，但看到他的脸时，就骂不出来了。对上的一张眉目含春，温柔多情的脸，颜狗属性顿时让我的气焰消了大半，等他笑起来，万年冰雪都消融了，哪还能气得起来。

书里面提到的帅哥不多，这个时间点能在雁回山溜达的大概就是我的师弟沈玉了。虽然我现在很想借着原主的身份和帅哥看星星看月亮，但是明天夫子要检查的符文被毁了大半，我可不想再花一晚上的时间再抄一遍。

我一边在那沓子符文里挑挑拣拣，一边问沈玉有没有什么术法能把那些弄脏了的符文变回来。

沈玉摇摇头，我把一张完整的符文摆在他面前，又问：「那有没有术法能照着这个变出九十九张来？」

「有，但是会被夫子看出来。」沈玉思索一番，漂亮的眼睛弯成半月，「不如这样，我教你怎么用这个符。夫子让你抄这符文最终目的不也是让你学会这爆破符吗？明日他若见你已经学会，定然不会深究你到底抄多少遍符文了。」

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顶着一张好看的脸，他说什么都让人感觉特别有信服力，我点点头，决定采纳他的建议。

3

「你看我演示一遍。」他带我到空旷的地方，抛出符文，手指翻飞，凌厉如风，紧接着「砰」的一声，一朵金色的火花在空中炸开。

我表面呆若木鸡，心里直呼牛逼。

沈玉教我念了两遍口诀，我英语还读得磕磕绊绊呢，穿个书还得学一门新语言，害，真是学海无涯。

我学着他的样子，口中念念有词，强忍着羞耻心，僵硬地摆出看似酷炫实则中二的动作，一顿操作猛如虎，结果那符文安然无恙地落到了地上。

果然，老天爷可以改变我的样貌，却无法改变我骨子里流淌的学渣之血。

沈玉很有耐心，他把符文捡起来放到我手里：「不急，再试一试。」

我点点头，学着他的样子，试了一二三四五六七八次，符文一次又一次地落到地上，把我在帅哥面前尤其脆弱的自尊心碾得稀巴烂。

「好难啊。」我一屁股坐在地上，挫败道，「我学不会。」

沈玉也不着急，挨着我坐下道：「我们休息一会儿。」

我比画了一遍手势，又念了一遍咒语，百思不得其解：「没错啊，为什么就是不行呢？难道是我真的没有学法术的天赋？」

沈玉看着我比画，说道：「也许是你不够心诚。」

我：「什么意思？」

沈玉：「就是你打从心底就不相信自己能做到。」

……不通过物质之间的化学反应而靠自己一顿猩猩打狗般的骚操作来炸火花，也太为难我这个马克思唯物主义论者了吧。

罢了罢了，在这个狗血的修仙世界里，花草树木都能成精了还坚守什么科学。

我抱着小时候观看百变小樱魔术卡和巴啦啦小魔仙的追梦赤子心，闭上眼睛默念咒语，感觉到我体内尘封多年的中二之魂正在熊熊燃烧，紧接着「砰」的一声，睁眼是看到了炸开的金色火花。

斯国一！当下魔法少女本樱开心激动得想抱着沈玉来个托马斯回旋，我也确实那么干了，就是没把沈玉抛起来，只停留在了抱的阶段。

沈玉的身上有着温润的香气，像是下过一场春雨，泥土露水，草本根茎，青而清。

一股脑热抱住他的我在这清澈的气息中冷静下来，尴尬的手还环着他的腰，脸还埋在他的胸口，甚至还能听到他沉稳有力的心跳声。

昨夜和裸男师尊同床共枕都没脸红的我，现在竟然心跳加速到几欲猝死。果然比起冰山男主我还是更吃温柔男二这一挂。

4

老天爷啊，如果人终有一死，请让我死在帅哥怀里这幸福时刻吧。

老天爷说，你想得美。

沈玉轻轻拍了拍我的肩膀，我迅速往后撤了两步，讪笑道：「一时得意忘形，失礼失礼，哈哈哈哈……」

同沈玉道别以后，天空落起一场豪雨，我捂住头想跑到树下避一避，头顶堪堪撑过来一柄油纸伞。

「师……师尊？」

他微微俯首，算是回应，劳驾这个老人家帮我撑伞，我恐怕是要折寿。

「师尊，我来撑吧。」我伸手过去握住伞杆子，发现自己才勉勉强强到他的肩头，要高高举着胳膊才能避免伞骨碰到他的头。

齐光两条长腿一迈，半点没有等我的意思，我俩在烟雨朦胧的山道上并肩而行，他好似从容优雅漫步山林的翩翩君子，而我——气喘吁吁高频竞走的自由女神。

我还得努力地没话找话：「师尊，你怎么会在这里？」

齐光：「路过。」

我：「师尊，你能不能走慢点？」

齐光：「你要求我？」

我脸上笑嘻嘻，心里 MMP

齐光：「听说你被夫子训了？」

我：「害，我被他训不是很正常嘛，不过我刚刚学会了爆破符，等天气好我给您炸朵烟花看看！」

救命！气氛已经尴尬到想要给他来段才艺表演了！如果三岁一代沟，那我跟这年龄不详的老头之间横的怕不是一道天堑。

齐光：「雕虫小技。」

我：「……师尊您今年高寿？」

齐光横了我一眼，我赶紧换句词：「师尊您芳龄几许？」

……他的脸好像更黑了，问个年纪嘛，这么敏感干嘛，是不是玩不起？

我的胳膊举得又酸又麻，一阵风过，他帮我扶住摇摇晃晃的伞，稳稳当当地撑在我俩头上，雨水噼里啪啦地落在伞面上，被他握住手的我一时心如擂鼓。

叶渺渺，你出息点！当他是能当你祖宗的上了年纪的老人家了，千万不要被他保养良好的容颜所欺骗！

他把我送回了院子，临走前对我说：「明日我要去蓬莱岛一趟，你可有什么想要的？」

我不知道蓬莱仙岛有什么特产，朝他笑嘻嘻地伸出五指：「师尊，徒儿不用礼物，你要是良心过意不去，不如给我折现吧！」

他打了我手心一下，说：「庸俗。」

几天后，夏镜菡收到了蓬莱仙岛盛产的灵藕粉，沈玉收到了岛主亲笔签名的折扇，而我……收到了一套修行辅导手册。

我哭丧着脸：「师尊，这礼物您还不如不送。」

齐光一脸恨铁不成钢：「众弟子中，你可是最早入门的，现在镜菡都已经开始接触高级术法了，你却连最基本的御剑都不会，作为师姐也不知脸红。」

我小声嘟囔道：「每个人都有不同的人生追求嘛。」

齐光问道：「那你的人生追求是什么？」

我回答得真挚又诚恳：「当个有钱人！」

齐光：「……」

齐光看我的眼神就像是看待误入歧途的少女：「明日起，我亲自督导你修行。」

我：「啊？」

5

为什么别人穿书就是左拥右抱谈情说爱就此走上人生的巅峰，而我碰上男一男二怎么都争先恐后地教我学习？我恨。

「再来。」齐光面无表情地看着我一次又一次地从还没我胳膊粗的木棍上摔下来，也不知道拉我一把，气得我在心里大骂：你真的很机车哎！

没想到我作为平地走路都能摔个狗吃屎的 21 世纪美少女，穿书依旧是小脑不发达的主儿。

抛开我脆弱的盆骨，我还是很想把御剑之术学会的，毕竟这也算是仙侠世界里存活的必备技能，总不能在遇见妖怪的时候纯靠我原始的双腿逃跑吧？

「在我小时候，村子里流行一种叫自行车的工具。」我拣了根树枝在地上画了两个圈圈加一个倒三角，指着非常简单写实的自行车循循善诱道，「村里的小孩在刚开始学骑这个自行车的时候很容易摔倒，他们的父亲就扶住车的后头，在小孩骑稳以后偷偷松开，这样他们就不会害怕摔倒，也在不知不觉中学会保持平衡了。」

「我不是你父亲，你也不是小孩子。」齐光听完以后，伸手握住我的肩膀轻轻一抛就把我放回了木棍上，「再给你一炷香的时间，若还是学不会，今晚不许吃饭。」

卧槽，无情！

我实在是没有修仙的天赋，而齐光也实在没有当老师的天赋，我俩加一起，负负不得正，简简单单的一个御剑术我苦学了小半个月，总算能飞起来了。

我站在木剑上，围着齐光转着圈飞，废柴弟子学有所成，这人怎么都不知道夸我两句呢？

就在我嘚瑟着加速的时候，闷头撞上了一棵树，然后又直直摔在地上，痛得我飙泪。

「让你瞎显摆。」齐光弯下腰来帮我卡进头发里的叶子，眼里带着细碎的光亮，像微风吹皱后波光粼粼的湖面，嘴角抑制不住地上翘，他笑了，他竟然笑了。

老子屁股都摔成四瓣了，他还有脸笑。愤怒使我当场大义灭亲，我捧起一把落叶就往他的脸上摔：「你不许笑！」

「我没笑。」齐光握住我的手腕，他的手冷冰冰的，就像手铐一样烤住了我，我的心又狂跳起来。

啊，果然只要是帅哥，我都可以。

齐光脸上的笑意还没来得及褪回去，语气里带着几分装腔作势的威胁：「你的胆子倒是越来越大了。」

「我……我……」阿巴阿巴，我被他一双手抓得脑子卡壳，平时狡辩的能力半点没发挥出来。

好在，弟子陆仁甲（我实在懒得起名了）打破了这尴尬的场面，他神色慌张道：「齐光长老，方才夏师姐走火入魔了，现在昏迷不醒……」

陆仁甲话还没说完，齐光已经走了，好家伙，上一秒还和我含情脉脉四目相对呢，下一秒就找女主去了，呵，男人。

陆仁甲看看齐光原本站的地方，又看看我：「叶师姐，你不跟过去瞧瞧吗？」

「我跟过去干嘛，也帮不上什么忙，保不准还讨人嫌。」我两手握着剑柄，一脚踩着树干用力蹬，想把扎进树里小半截的木剑拔出来。花了好大的力气，木剑纹丝不动，气的我用力踹了着老树一脚，随即又掉了我满头的叶子。

算了，也不是什么贵重的东西。

6

雁回山好就好在不用辟谷而且伙食不错，打饭师傅还很好说话，撒个娇就破例给了我两个酱肘子，两个酱肘子下肚，撑得我连打好几个饱嗝。

我揉着肚子心满意足地抄了条安静的山路散散步，抬头看看夜空，真是月明星稀，乌鹊南飞。

背着高考必备古诗词，我有点想家了，虽然穿书好玩，但是我总不能一直在这里混吃等死吧？

我的灵魂进了叶渺渺的身体，那叶渺渺的灵魂去了哪？我现代的身体又怎么样了呢？不会一摔摔成植物人了吧卧槽，我还想去看爱豆的演唱会呢！万一回晚了我的爱豆就进去服兵役了啊从清纯小白莲变成军中绿花……

一系列的问题塞进我的脑子里，让我有些发晕，与其干等着奇迹出现，不如主动去找一找这个世界有没有回去的线索。

我打算还原一下当时穿书的情景，一咬牙一闭眼，脚底一空捂住脸，沿着台阶一股脑滚了下去。

睁开眼看，没有雾霾的天空中群星闪烁，看来第一摔失败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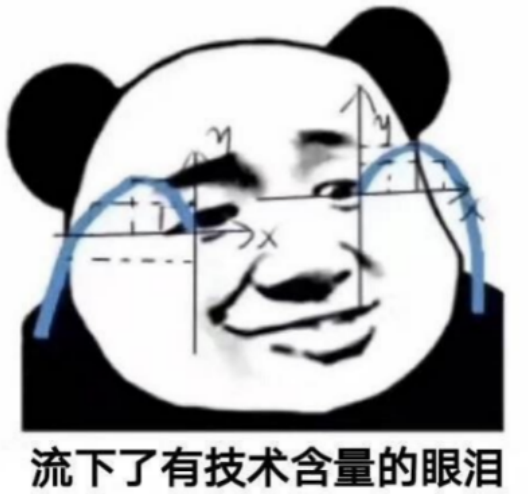
嗯，一定是我落地的姿势不正确，我爬起来拍拍屁股，努力回忆着我当时摔倒的动作，紧紧护住我的脸往后一栽……

再醒来的时候，身下是古色古香的木板床。

我想翻个身子，但身上的骨头就跟经久失修的木门一样嘎吱作响。

妈的，我感觉我肋骨断了，好像还不止一根。

心死了，真的。



也不知道是哪个见义勇为的小兄弟把我送回了房，还贴心地给我盖上了被子，让我能够在温暖的条件下继续思考人生。

哎，看来盲目自残这条路行不通，还是得在想想其他办法。

就在我纠结是强忍疼痛下床倒杯水喝呢，还是忍着口渴直接睡过去的时候，房门被推开了。

进来的是沈玉，他看起来行色匆匆，见我醒了忙把我扶起来，一脸担心地问我为什么会昏倒在路上。

我：「夜路太黑，没看清脚下，不小心摔了。原来是沈师弟把我带回来的，多谢多谢！改天请你吃饭！」

沈玉：「不必客气，你怎么和小师妹一样不小心？我方才从小夏那里回来，她方才也是练功的时候打了个瞌睡，走火入魔了。」

害，原来救我是顺便啊。

我问：「小夏怎么样了？」

沈玉：「师尊守着，应该不会有事。」

心上人遇到危险，他却被自己的师尊抢先一步，看上去有些失落。

我很想拍拍他的肩膀，劝他看开点，你还会被你师父抢先二三四五六七八步，习惯就好。

趁他对女主还没有情根深种，不如就由我来及时将这个少年拉离苦海，来一场轰轰烈烈的穿越时空的爱恋，才不虚此行呀！

沈玉宝贝，这次就由本亲妈粉来守护你吧！

勾搭面前这个忠犬型帅哥这个大胆的想法，让我按捺不住激动得发抖。

沈玉：「你很冷吗？」说完还体贴地帮我拉了拉被子。

看他面露担忧的样子，春心荡漾的我在被子里高频率蹬脚，比起夏镜菡我看上去更像是走火入魔那一个。

沈玉的手搭上我的额头，关切道：「是不是发烧了？」

不，我发情了。

7

虽然我精通疗愈之术，但到底是凡胎肉身，在床上躺了三四天才下得了床。

中间都是沈玉来给我送饭，为了培养感情，我经常拉着他聊八卦，比如

「陆仁甲其实暗恋山下种田的小伙子，经常半夜跑下去帮他耕田，结果被当成偷瓜的猹，屁股蛋子挨了一钉耙，哈哈哈哈哈。」

比如

「食堂的师傅最近失恋了，所以食堂的饭菜变得很咸，也不知道是失神把盐放多了，还是边哭边做的菜。」

比如

「夫子年轻也是个美男子，因为一心向道错过了喜欢的姑娘，再回头的时候姑娘已经嫁给别人三年抱俩啦。」

基本上都是我单向输出，沈玉很少给我回馈，我的八卦囤货眼看着就要被掏空，我顿时垮起个批脸：「不公平，都是我在说，你好歹也说点什么吧。」

沈玉对我的强买强卖有些无奈，但还是一边帮我削苹果一边好脾气地配合我，给我背起了他最喜欢的《道德经》。

好家伙，果然让颜值爆表的男神诵读经典，催眠效果依旧强劲，他背完一小段我就睡着了……我觉得他一定是故意的。

为什么书里对这女主甜言蜜语山盟海誓张口就来，对着我就是孔孟老庄墨荀韩非，难道是因为我看起来没什么文化吗？

总之，在沈玉三餐不落偶尔还亲手帮我削削餐后水果以及提供保质保量的催眠服务的细心照料下，我圆润了不少，精神好到能下床跳一套中小学生广播体操雏鹰起飞。

我在这头翘首以盼地等着我的午饭，结果来的是陆仁甲，他说：「夏师姐刚度过一劫，沈师兄打算去看看她。」

我立刻拔了陆仁甲的佩剑，推开房门雏鹰起飞。

我速度 180 迈地赶到女主的房间，气势汹汹地破门而入，看到眼前的情景不由得一愣……

夏镜菡正四仰八叉地倒在地上，发鬓凌乱。而齐光正宝相庄严地坐在床上，衣领高高束起十分禁欲。

哥，你为什么老接这种戏？

「打、打扰了，你们继续你们继续。」说完我一把把门关上了。

想不到他们发展得这么快！女主不愧是女主！车速了得！

还不到三秒门就开了，让我不禁怀疑我这个便宜师父那方面是不是不太行。

齐光：「你来干嘛？」

我：「我来看看师妹，没想到来得不是时候，扰了你们二人的兴致……啊西八！」

齐光抬手就给我来了一记脑崩儿，他逆着光，在我婆娑的泪眼中微微勾起嘴角：「你来得正是时候。」

我：「啊？」

原来女主现在修为上了一层，但神思未稳，偶有梦游的迹象，于是就发生了刚才我看到的那一幕，齐光解释了两句又交代我给她开几副安神的药方便走了。

房间里就剩下我和女主两个人面面相觑，为了缓解尴尬的气氛，我问道：「师妹真是肤白如雪，不知平日里都是怎么保养的呢？」

夏镜菡：「我天生便是如此，生得太白也不是什么好事，在人群里总是被别人一眼看见，不好躲藏。」

想不到凡尔赛大师就在我身边，我决定改口头巴结为物质贿赂，把叶渺渺乾坤袋里的灵丹妙药一股脑儿倒在她跟前，让她随便挑几个去补身子。

夏镜菡对我突然的慷慨受宠若惊：「谢谢师姐！」

我搭着她的肩膀：「不客气不客气！有问题尽管找我，我们是同门又是同一个师父，四舍五入我们就是血浓于水的亲姐妹了，应该互帮互助。」

夏镜菡乖巧点头：「嗯嗯！师姐所有什么需要也尽管告诉我，我一定尽力帮你。」

我：「太好啦，我现在就需要你帮个忙。」

夏镜菡：「什么？」

我：「你吃完安神的药，赶紧上床睡觉！最好能在门口贴个『睡觉中勿扰』的告示。」

夏镜菡听完不由得热泪盈眶：「想不到师姐竟如此关心我。」

在我贴心地帮女主盖好被子，边哼着摇篮曲边关上门后，碰上了不紧不慢前来探望的沈玉。

瞧瞧，就这速度，我说你怎么追不到小姑娘呢。

8

沈玉：「师姐你怎么在这？」

我堵住门：「我给小夏带点药，她吃完了刚睡下。」

沈玉点点头：「那我就不打扰她了。」

我：「师弟御剑可否顺便带我一程？」

沈玉：「差点忘了你还不会御剑，那你刚才怎么上来的？」

我厚着脸皮撒谎：「一步一步走上来的。」

沈玉：「你身子骨刚好，不宜四处走动。」

他站在剑上朝我伸手：「上来吧。」

我欢天喜地地握住他的手踩到剑上，就被一股力量给拽了下来。

齐光这家伙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的，他揪着我的后衣领，眼神冷冷的：「你不会御剑？前几天看你飞来飞去挺嘚瑟的。」

被当场抓包的我干笑两声：「我那柄木剑不知道丢哪儿了。」

角落里陆仁甲的剑咣当一声掉在地上，救命，这是什么社死时刻。

我硬着头皮狡辩道：「前几天是学会了，但是这么久不练，我有点忘了……」

「哦？那为师帮你复习复习。」话音刚落，我腰间一紧，郁郁葱葱的树木一棵一棵地出现在我脚下，变得越来越小越来越小，直到消失在云层中。

我淦，我现在就是乘坐露天飞机直达万米高空，摔下去就是粉身碎骨。

作为一个生活在科学社会的青少年哪见过这世面啊，太他妈吓人了，齐光你个神经病，你不知道这种极端的教育方式容易导致孩子心灵扭曲的吗？怪不得叶渺渺会黑化。

心里骂归骂，求生本能让我死死地抱住齐光的腰，脑袋恨不得焊他肩上。

齐光这时候还跟我阴阳怪气：「你怎么这么喜欢投怀送抱？知不知道矜持二字怎么写？」

我气得吐血，又不得不求饶：「师尊，我错了，快带我下去吧，让我回去抄十遍《女德》深刻反省自己的过错吧！」

风好大，脚下的剑正剧烈晃动，我觉得想哭，也很想吐。可是越怕手脚就越控制不住的酸软，我几乎都快抱不住眼前的人了。

此刻的我就像一棵海草海草海草随风飘摇，齐光在内心深处仅存的一点人性驱使下，环住我的腰：「说说看，错哪儿了？」

我：「我不该撒谎！不该不好好学习！不该在背后说别人的八卦！好师尊，帅师尊，求求你快带我下去，我真的害怕！！！」

齐光：「还有呢？」

还有？生死之际，我的思想陡然升华到前所未有的新境界：「生而为人，我很抱歉。」

齐光：「……」

众所周知，比起上升，更可怕的是下坠的失重感。就在那天阳光灿烂的午后，我经历了人生中最漫长的一分钟，在这一分钟里，我眼前几乎闪过了人生的走马灯。

在我双脚切切实实踩在地上时，虚浮的不真实感还挥之不去，我的身体不受控制地跌坐在地上，占地面积越大心里越踏实，如果可以，我只想跟大地母亲来一通深情表白：「为什么我的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

「你哭了？」

虽然丢人，但我真的被吓哭了，而且很庆幸液体是从上面出来而不是下面。

恐惧消退后，取而代之的是愤怒。我活到现在，从来没有这么愤怒过，我知道我在这个世界所扮演的角色不过是调剂男女主之间关系的工具人，在结局甚至为了证明他们的感情是多么坚不可摧而付出生命。

好吧，虽然叶渺渺确实罪有应得，但我不是叶渺渺，我除了有点老色批之外，也没干什么坏事，凭什么要被这么戏耍啊？

更可气的是，我一点反击的办法都没有，我痛恨这个没有法治的世界，我想回去。

我哭得好大声，齐光被我搞得有点手足无措，他取了个帕子胡乱地擦我的脸，声音难得的温柔：「多大的人了，胆小还爱哭。」

「我就是胆小，谁规定每个人都要跟你一样天不怕地不怕？我知道你看不起我，但是你这么耍我真的很过分！」

他难得没有谴责我不知礼数，还说了一句：「对不起。」

道歉有用的话，还要警察干嘛？

「呵。」我就着他的手帕用力醒了一把鼻涕，脏死你个洁癖怪。

9

我决定去藏书阁里寻找一下回去的线索。

起初我还为管理藏书阁的夫子不太喜欢我而犯愁，没想到在我一次次无知的表现下，他终于忍无可忍，罚我打扫藏书阁一个月，好好接受知识的洗礼。

真是天助我也，对此我很是殷勤，上完早课吃完午饭就拎着木桶和抹布。鉴于我恐高症有所加重，所以我只能骑着扫把低空低速地飞行来到藏书阁。

为了防止夫子突击检查，我还装模作样地擦了擦藏书阁一楼的地板。

入冬的天气真是该死的冷，擦完地我的一双手冻成了卤鸡爪的颜色。我拿了几本看起来有用的书，找了个阳光正好的地方，盘腿一坐，将书搁在腿上翻看着。

看完三本书以后，无果。

说好的书中自有黄金屋呢？好在多年网文的阅读经验培养了我一目十行的能力，相信不出三年，我一定能够把这藏书阁翻完，找到回家的路！加油！叶小葵！

怕就怕在，我最近明显感觉到自己对现代社会的记忆正在快速地消退，比如《赤壁赋》我只记得开头了，比如英语小作文模板我只记得介绍信了，比如数学三角函数公式……哦，这玩意儿我本来就没记住。

再这样下去，等我穿回去，起码要再复读三年。

不不不，这不是我想要的结局。

我打了个哆嗦，就着夜幕降临前所剩的一点阳光，翻开一本《灵域纪》，正看到天地初开以后神魔混战，导致时空扭曲碎裂的那段，泛黄的书面上投下一块阴影。

我抬头，正对上齐光深邃的目光，在落日余晖中波光潋滟。

齐光居高临下地与我对视：「你在这里做什么？」

一阵风过，他柔软飘逸的衣摆蹭了蹭我的脸，我摇了摇手中的书，作为回答。

齐光：「还没消气。」

我低头继续翻书。

齐光：「打算一辈子不理我？」

他今天换了一件白底海棠纹的长袍，衬得他的气质出尘，仿若画中仙人。而这个画中仙人正真挚地看着我，这对本颜狗来讲，杀伤力实在太强。

我决定眼不见为净，不顾形象地躺在地上，拿书盖住我的脸。

他拉着我一条胳膊，难得的耐心：「起来，地上凉。」

我甩开他的手，往旁边挪了挪。

齐光：「难不成你打算今夜睡在这？」

你懂个屁，睡在哪里都是睡在夜里。

他沉默了半晌，终是叹了口气，像极了拿叛逆少女无能为力的老父亲。

我手里被塞了一个东西，下意识地要丢掉，却被他握住五指一拢：「拿好。」

听见他远去的脚步声，我撤下书，看了看手里的东西，是一枚被打磨得十分光滑的血色晶石，摸着热乎乎的，大概是这里的暖手宝。

我摩挲着手中的晶石，身体的寒意竟渐渐消散，哟，还挺好使。

既然你诚心诚意地送礼了，那我就大发慈悲地收下吧。

出藏书阁的时候已经月上枝头，只见一点点耀眼的萤火从远处飘来，逐渐沿着山间小道汇聚成流，流光璀璨若粼粼星河，照亮归途。

我嘴角 tm 疯狂上扬，好烂的招哦。

10

那天之后，我和齐光的关系有所缓和，毕竟他是这个世界的大佬，和他僵持对我只是有害无益。

日子又归于平静，夏镜菡和沈玉的法术日益精进，已经搬到齐光的院子里接受他的一对二教学，想着他们三个人共处一个屋檐，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发展三角恋是迟早的事。

而我还停留在和新生们一起练习基本符咒的阶段，闲时便在藏书阁翻翻书或者靠着我的记忆默写英语单词，夫子对我的用功

很是感动，便很少在课上刁难我了。

就在我沉溺于这种充实又安逸的养老生活时，突然天公作美，狗屎临身。

雁回山的弟子每隔几年就要下山除魔，但是原主是男主捡来的，算是半个废柴关系户，以往山上的几位长老们都是很有默契地在下山名单中刻意漏掉叶渺渺这个名字。

本来没我什么事，但鉴于我穿过来之后，改头换面勤奋好学，引起了长老们的注意，再加上几个准备下山的弟子觉得带上一个奶妈，才能算得上一支全面成熟的战队。

于是全票通过，下山名单上赫然出现了「叶渺渺」三个大字。

我得知这个噩耗的时候差点心梗，离当场去世就差这么一点了。

不是吧?

什么叫全票通过?

当事人没有一票否决权的吗?

齐光知道这件事情之后，在带夏镜菡和沈玉挑武器的时候顺便带上了我，我觉得 duck 不必，我又不上前冲锋陷阵，身上背两斤铁块很影响我逃跑的速度。

但齐光说我天天骑着扫帚在雁回山飞来飞去实在有辱他金贵的老脸，夏镜菡和沈玉挑武器，我就是纯粹去挑选交通工具的。

我拍了拍入口的大铁锤：「这个锤子不错，看上去很有震慑力。」

齐光：「这是通天修为天塌地陷紫金锤。」

我指这锤子边上那根闪闪发光的剑道：「那这一定是玄真火焰九天悬剑惊天变。」

齐光目光里有几分赞赏：「你见识挺广。」

哪里哪里，小视频诚不欺我。

我们再往里走，就看到一柄剑在武器堆里闪闪发光，仿佛能感知到我们的靠近。

夏镜菡问道：「师尊，那把剑看起来好厉害！」

齐光抬手唤道：「长空。」

只听一阵裂响，一柄长剑应声而来，似闪电横空，带着凛冽的杀气，最后停在他的手中，有生命一般地颤动着。

报告师尊，这道题我会。

雁回山有两柄宝剑，一柄是齐光自己的佩剑万钧，另一柄就是他现在拿的长空，原书里送给了女主，师徒二人双剑合璧，铲奸除恶平定天下。

但是这里按规矩，我可以先选，哎呀，这怎么好意思呢。

长空听起来就像是航班的名字，拿来御剑逃跑一定很快！我半推半就地想把长空接下来……齐光翻了个漂亮的剑花把长空递给了夏镜菡。

我：「？？？」

不是吧阿 sir，你敢再偏心得明目张胆一点吗？

夏镜菡：「师尊，师姐还没挑呢。」

齐光认真道：「她修为太低，这把剑在她手里与废铁无异。」

我：「……」

善解人意宽宏大量的我挑了把最轻的剑，齐光皱眉道：「这柄剑质地粗硬，光华黯淡，不算好剑。」

齐光：「你确定不考虑一下那通天修为天塌地陷紫金锤吗？」

尽管我内心坚强，但外表上我还是豆芽菜一样弱不禁风的小女孩，你让我抡着俩大锤合适吗？合适吗？

11

下山的日子定在年后，相当于寒假过完马上考试，也忒没人性，还能不能让人过个好年？

准备一同下山的师弟师妹们几乎快把夏镜菡和沈玉的门槛给踏平了，各种送礼，就差把「大佬，求罩」四个大字刻在脸上。

相反，我院前就是：台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

唉，真是世人皆爱 ACE，无人怜我大奶妈。

除夕那天，天上的烟火绵延不绝，我的眼眶不由得有点湿，伤感的思乡之情刚起来，陆仁甲就跑进院里大喊：「叶师姐，你师尊喊你上去吃年夜饭。」

陆仁甲——一台行走的情怀粉碎机。

我赶过去的时候，夏镜菡正在堆雪人，沈玉正在一旁拿匕首削根胡萝卜给雪人当鼻子，齐光正襟危坐，面前摆着修仙言情小说男主装逼必备的棋盘。

其实我觉得他现在更适合点根烟，和孩子们说起从前。

总之看上去一家三口其乐融融，现在我来了，正好可以凑桌麻将。

夏镜菡看到我眼前一亮：「师姐师姐，快拿两颗大药丸出来给雪人当眼睛。」

「……」我从乾坤袋里掏出两个大药丸递给她，「给，壮阳的。」

听这话，齐光和沈玉都抬头瞥了我一眼。

我，假叶渺渺——一台行走的颜料盘，嘻嘻嘻。

夏镜菡堆好雪人，屁颠屁颠在我旁边蹭来蹭去，齐光唤了一句：「镜菡，过来和我下棋。」

夏镜菡躲在我身后探出一个小脑袋：「师尊，你知道我棋艺不精，你这不是欺负人吗？」

齐光道：「过来。」

夏镜菡委屈巴巴地走过去陪他下棋。

害，这醋王吃醋吃到我头上也是大可不必，我性别女，爱好男，无百合情结。

我和沈玉有段时间没有见面，他好像清瘦了点，神色依旧温柔不减：「你怎么也不知道披件厚衣服就跑来？」

说完他正要解了自己的披风给我披上，那头的齐光又发病了：「沈玉，你也过来。」

沈玉有些为难：「可……」

齐光不耐烦地打断他：「修仙之人怎么就如此娇气？」

每个月总有几天被莫名其妙的针对，我一度怀疑他是不是和我一样来大姨妈。

沈玉听话地坐过去……看上去有点挤。

就剩我一个人有点窘迫地站在原地，不是叫我来吃饭的吗？饭呢？

齐光着我说：「还不快去做饭？」

我：「？？？」

开了原主的厨艺 buff，21 世纪十指不沾阳春水的我正在小厨房里炒菜炒得热火朝天，我妈看了一定流下欣慰的泪水。

齐光在一旁看着我挥汗如雨，磨刀霍霍，忍不住开口问：「确定不用我帮忙？」

鉴于齐光大神不费一兵一卒，仅凭一道菜毒死一桌妖怪的光辉历史，我的回答是三个字：「我确定。」

做完菜夏镜菡殷勤地给我捶肩膀：「师姐辛苦。」

我搂着小美人儿，给她夹了块肥而不腻的红烧肉吃，宝贝儿多吃点，下山以后，本师姐的人身安全可都指望你了。

几杯酒下肚，我有点上头，提议玩游戏活络活络气氛。

沈玉提议玩行酒令，我摆摆手：「我一个文盲哪玩的了这个。」

齐光冷笑：「你倒挺自豪。」

我努努嘴，不跟他计较，把空的酒壶放在桌子中间：「玩真心话大冒险怎么样？」

简单介绍完游戏规则以后，夏镜菡兴奋得直拍手：「好呀好呀，这个游戏有意思。」

第一圈，酒壶的口停在了我面前，我选了真心话。

夏镜菡贼兮兮地笑道：「师姐有没有偷看过男弟子洗澡？」

我哈哈大笑：「你把我当什么人了，我可是正人君子！」然后附在她的耳边说道：「下次去男浴池记得叫上我，好东西要一起分享嘛。」

第二圈停在了沈玉面前。

我激动的拿筷子敲碗：「我来问我来问！师弟有没有心上人？」

沈玉抿着嘴唇，睫毛簌簌，哼出一个细不可闻的「嗯」字。

我和夏镜菡两个人阴阳怪气地「哦～」，沈师弟的耳尖肉眼可见地红了。

齐光一脸嫌弃。

第三圈停在了齐光面前，如果他选大冒险，我一定让他跑下山一路大喊我是傻逼。他选了真心话，唉，好可惜。

夏镜菡已经醉得一个胆子变两个大，口不择言道：「师尊第一夜还在吗？」

「噗」我吃下去的面条差点从鼻孔里喷出来。

12

齐光的脸色已经不太好看，就在我怀疑他要杀小夏泄愤，还是杀我灭口的时候，他斟了杯酒，一饮而尽，深深地看了我一眼说道：「没了。」

没了……什么叫没了？我不是，我没有，大哥你别瞎说！

夏镜菡：「真的吗？原来我们是有师娘的，师尊你看着师姐做什……」

我夹了个狮子头塞住她的嘴，乖囡囡，你不说话没人把你当哑巴。

接下来几圈，我和夏镜菡疯得差点把沈玉底裤都给扒了，最后直接划起了酒拳，对面两个千杯不醉，我俩喝得摇摇欲坠，决定趁着这大喜的日子义结金兰，对着酒桌就是哐哐哐地几个响头。

夏镜菡：「磕头时响声越大，心就越诚，你听听我的声音响不响！」说完又是拿头往桌上猛地一砸。

我不甘示弱：「来，姐让你听听什么才叫梦想的声音！」

齐光沈玉分别捂住我俩的脑袋，把我们送回去睡觉，沈玉半扶半抱着夏镜菡正欲离开，我突然大 giao 一声：「站住！」

沈玉果真停住了动作等待下文，我拽住他的衣角正气凛然：「喝酒不御剑，御剑不喝酒，御剑不规范，亲人两行泪。」

沈玉：「……」

齐光：「……」

夏镜菡：「姐姐说的对！@#￥%&*……」

他们两人走了后，齐光拦腰把我抱起来，我脑袋昏昏沉沉，醉眼蒙眬：「你干嘛？」

齐光：「送你回去。」

「我不！」我紧紧勾住他的脖子，「天气冷，我不想自己一个人睡！」

齐光抱着我往外走，我撒了疯地蹬腿：「我不回去！我不回去！齐光你个讨厌鬼！我最讨厌你了！」

齐光呛声：「你信不信我把你扔雪里埋了。」

我窝在他怀里，嗷嗷地开始假哭：「讨厌鬼！」

我：「喂，你怎么不说话了。」

齐光：「因为你太沉了。」

我：「你放屁，老娘体重不过百。」

齐光：「不是平胸就是矮。」

「你放屁，我有胸！不信我找给你看。」我开始扯自己的衣领认真地翻找起来，顿时惊恐万分，「我的胸呢？我的胸呢？」

齐光：「再乱动一下我给你扔天上去。」

他抱着我行了一路，我却一点都不觉得冷，以前听我谈恋爱的同桌说，男孩子的手和怀抱就算是冬天也暖烘烘的，原来是真的。

齐光身上很香，像风和日丽的下午面包房里传出来的金灿灿的，暖洋洋的香气。我忍不住张嘴啃了他的脖子一口，又嫩又滑，像我喜欢吃的年糕。

齐光身体一僵，声音里带着威胁狠厉：「住嘴！」

我嘴上立马就乖了，一只手探进他整齐的领口，想解开我心中「胸肌摸起来到底是软软的还是硬硬的」这一未解之谜。

可惜我还没得手，就被扔到了床上。

哦，差点忘了这本书是晋江上连载的，禁止脖子以下的亲密动作。

「这么快就到了？」我想抓住他的手，但是眼前所见皆是虚影，抓了几次都落空。

有人帮我脱了鞋，又帮我盖上被子，然后那只手便朝我伸过来自投罗网。

我心满意足地拉着他的手，他自然地回握住，语气无奈又温柔：「你还想干嘛？」

我另一只手从被子里伸出来，五指张开：「给我压岁钱！」

他往我手里塞了一包沉甸甸的东西，然后伸出食指用力刮了刮我的鼻子，轻笑道：「小财迷。」

早上醒来一睁眼居然发现我师尊正躺在我怀里……

莫慌，小场面。

我蹑手蹑脚地掀起被子的一角，正准备悄无声息地下床，刚探出半个身子，猝不及防被一只手有力地捞了回去。

床上的人下巴抵着我的额头，含糊道：「昨夜喝那么多酒，头不疼吗？」

「你，你，你……我，我，我……」

俗话说得好，酒是穿肠的毒药，男人是刮骨的钢刀。

他的手摩挲着我皮下的骨节，最后在我脖子后面不轻不重地掐了一下：「还装睡，嗯？」

后面那个鼻音像小钩子，勾得我浑身血液逆行，我像鸵鸟一样哆嗦着拿被子蒙住头：「我头疼。」

齐光轻笑一声，掀开被子，衣冠楚楚地下了床，抬手拍拍被子里的我：「头疼就把醒酒药喝了。」

等等，衣冠楚楚，醒酒药。

我一个鲤鱼打挺：「你又耍我！！！」

13

年后，我们一行人浩浩荡荡地准备下山了，临出发前，齐光特意来送我们，不得不说这个小老头子虽然脾气古怪了点，但对徒弟还是挺上心的。

他交代沈玉：「不可莽撞，万事留心。」

他交代夏镜菡：「戒骄戒躁，懂得智取。」

他交代我：「放弃幻想，赶快逃命。」

我：「……」

下山以后，我们三很快就混到了团队的核心位置，夏镜菡靠武力，沈玉靠美色，而我主要靠金钱。

靠的就是大年初一醒过来时怀里兜着的那袋子压岁钱，尽管齐光那么一闹搞得这笔钱好像是通过我体力劳动所得。

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现在是拥有钞能力的小富婆，用心体验着烧钱的快感。

「师姐师姐，醉仙楼的糕点闻着好香啊！」

「买！」

「师姐师姐，驻颜坊的胭脂颜色好美啊！」

「买！」

「师姐师姐，那迎春阁弹琴的小哥哥好帅啊！」

「……修仙界禁止贩卖人口。」

沈玉对我这种消费态度很不认可，因为本该是仙气飘飘的除魔小队，被我搞得像夕阳红旅游团。

而师弟师妹们对我拿着钱袋子收买人心的同时又能带动沿路城镇 GDP 发展的善举很是崇拜，并决定将此称之为「一袋一路」，载入他们的人间观察日记中。

我们一路吵吵闹闹进了城，沈玉手中的感应盘动了动，上面的箭头在飞速转动以后，只指向了东南方向。

我们就跟着箭头走啊走，是条死路。

箭头又动了动，指向了另一个方向，我们又跟着走啊走，又是条死路。

妈的，这玩意儿比手机自带地图还不靠谱。

我捡了块砖头就要对它进行一些亲切友好的教育，只见它又颤了一阵，稳稳地指向了城中最繁华的花月楼。

我们走到门口就被老鸨拦住了：「几位仙人降妖除魔可千万别砸了我们的场子。」

我摸出十片金叶子塞给她，她欢天喜地道：「仙人辛苦，需不需要帮你们清清场？」

沈玉说：「不必。」

几位浓妆艳抹的小姐姐正在大厅翩翩起舞，太好了，我多年苦练的翻花手技能终于找到了用舞之地！

正当我决定翻着花手加入她们，来一场完美的钓鱼执法时，人群中一个绿裙子的小姐姐突然勾住了沈玉脖子，笑得花枝乱颤：「花间酒，人间月，公子何不留下，与我共饮一杯。」

接下来我以为沈玉要和她对酒当歌不胜酒力，满身假意为何轻敌，没想到夏镜菡二话不说出剑将她劈成两半。

只见一股青烟升腾，我们齐齐捂住口鼻往后退，再看时地上只剩下方才那人穿的衣裙。

周遭尖叫声惊起，一时间乱成一团，楼里的人四散而逃。

我还没演无间道，夏镜菡就给我来了一出打草惊蛇，我们只好先撤回歇脚的如家客栈。

夜深的时候，沈玉的感应盘又有了强烈的反应，他们背起武器就要出门寻妖，沈玉临行前还在客栈给我罩了个防护结界，叮嘱我原地待命不要乱跑。

我很有自知之明地欣然同意，并告诉他们如果受伤了就用传音符，我可以为他们提供远程急救指导。

我一天刷完一本言情小说的秘诀是，勇敢地对事业线进行断舍离，只看爱情线的发展。导致现在书到用时方恨少，如果老天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熬夜誊抄此书事业线三遍，至少关键时刻能给女主透透题。

被单独留下来的我决定给自己找点事情做，我跑到客栈的鸡窝里捉了只鸡准备炖来给师弟师妹们补补身体。

鸡窝里头一只双目炯炯鸡冠油亮的长脚鸡成功地引起了我的注意力，我麻利地捉住它的鸡脚，三两下绑进了厨房。

没想到的是随手抓的竟然是只还没来得及化形的鸡精，它在角落里叫唤着各种威胁。

「大胆凡人！我可是鸡中霸王！你竟敢对我不敬！」

「鸡中霸王？那你的名字是不是叫鸡霸！哈哈哈哈哈……」

「我真正的名字叫作鲲！上古神兽可是我的老祖宗！你要是宰了我是要遭报应的！」

「哦？自我介绍一下，我——正儿八经龙的传人，进我肚子里，你算是死得其所了。」

「你、你敢！！！我、我再给你一次机会，不然休怪我的主人对你不客气！」

我觉得此鸡甚是有趣，如果是在雁回山，我就把它养起来当宠物了。可惜我当下十分想吃新鲜肥美的鸡腿儿，便把它拎起来在锅上比划着。

好家伙，鲲之大，一锅煮不下。

这打消了我给它留全尸的想法，我抄起菜刀默念一句「阿弥陀佛。」

店小二不知道从哪里窜出来站在我跟前。

我搁下菜刀干笑道：「看你睡了就没来得及和你打招呼，这鸡一两银子卖我如何？」

店小二表情看上去有点难看。

我伸出两根手指：「二两银子，不能再多了。」

他突然冷笑一声，速度快得我来不及反应，脖颈上便抵上了冰冷物什，我小心翼翼地低头一看，是把雪亮的匕首，惊叹一句高手在民间。

接下来一句「雁回山的弟子竟然如此地废。」让我收回夸赞他的话，并低低咒骂了一句 shift。

我俩挨得很近，眼前的人样貌平平，看上去不像是什么重要的人物，脖子上的烂肉却一路蔓延进领口，闻起来恶臭逼人。

啊！这哪里是人，明明是一具行走的尸体！

沈师弟！你把妖精和我一起关进结界里了啊沈师弟！

一旁的鸡精惊魂未定地扑腾来扑腾去：「主人你快宰了她为我报仇！」

短短的时间里两极反转，轮我成了案板上的小鸡仔。

呜呜呜，菜鸡吃鸡，天打雷劈。

「这位英雄，你看我还有机会吗？」

14

紧接着搁在我脖子上的匕首微微一侧，我挨了记手刀便晕了过去，再醒过来，我、一具尸体、一只鸡，正窝在一个山洞里。

作为人质，我决定主动争取一番，我抖出我的剩余财产以及各种灵丹妙药，双手合十求他高抬贵手饶我一命。

他不为所动地把折断的树枝丢进火堆里，火一下子旺了起来。

物质诱惑不行，我咬咬牙，开始脱外衣。

脱到一半，他突然扑过来掐住我的脖子，拽住我贴身佩戴的吊坠晃了晃：「龙血晶？」

我纠正他：「这是暖手宝。」

他掐我的力道又重了几分：「这是龙血晶。」

我被掐得直翻白眼：「你说什么就是什么吧。」

他松开我：「你的师尊可是齐光？」

「不，他不是。」对上他凶狠的目光，我赶紧改答案，「你说什么是就是什么吧。」

他笑得一脸玩味：「他竟然连这么贵重的东西都送给你，你果然是他最心爱的弟子。」

「你说什么就是……」这我就不能认了，我说：「我不是，我没有，你不要乱讲，我要是他最心爱的弟子怎么能菜成这样？。」

他摆出警惕的表情：「你是不是在隐藏实力？」

我：「天大的误会！我是真的弱！」

他又道：「他或许是太疼爱你，舍不得你吃修仙的苦。」

救命！这是什么自我洗脑大师！这么会自我洗脑，日子一定过得很幸福吧。

店小二带着变废为宝的愉快心情，把我五花大绑后继续闭目养神。

藏在袖口的传声符里传来陆仁甲的声音：「师姐，蛤蟆精已经捉到了！你现在在哪儿呢？」

我不确定他是不是睡着了，尽量低声道：「你轻点声，我被妖怪绑了。」

陆仁甲转头就是气壮山河的一声呼喊：「师兄不好啦！师姐被妖怪抓走啦！」

……你别叫陆仁甲了，改名朱对有吧。

店小二一把夺过我手里的传音符：「明日子时，锁雀塔，让齐光来见我，不然你们就等着收尸吧。」

第二天，店小二为了防止我在危机时刻牺牲小我成全大局，在我身上连贴三张定身咒。

我内心：呵，多此一举。

鸡霸载着店小二和我来到锁雀塔，这个建筑我有点印象，里面封印着上古妖兽铜雀。

雁回山弟子除妖，向来保持着管杀管埋管超度的丧葬一条龙优质服务。而铜雀却不能像普通妖怪那样直接歼灭，当时齐光和他的师尊千辛万苦才把它封印在了锁雀塔下，可见铜雀有多难对付。

如今妖族势单力薄，解封铜雀，是振兴妖族的捷径。

在原作中，铜雀封印确实开了，但这已经是叶渺渺死后的事，至于它是怎么开的，我也记不起来，可以肯定的是，它一定不会在今日因我而开。

鸡霸受基因所限，飞不到塔顶的高度，剩下的几层只能由店小二扛着我爬上去，他的体量和我相差无几，而且身上肉烂了七七八八，扛着我爬楼有些吃力。

要搁平常我肯定心里会有点受伤，现在我真是恨不得自己没能吃成一只猪沉死这狗贼。

在我俩登顶后，听见了陆仁甲中气十足的声音：「妖怪！快放了我师姐！」

陆仁甲，要不你和我回现代吧，我们村正缺一个喇叭。

店小二拔出匕首恶狠狠地抵住我的后腰：「齐光呢？」

夏镜菡拔剑一跃而起：「区区一具腐尸，我一人便能应付！」

店小二人狠话不多，一刀捅穿了我的肚子，然后抽出沾了我的血的匕首掷向夏镜菡，整套动作行云流水一气呵成，不带半点犹豫，夏镜菡再回神时匕首已经牢牢钉在她的脚边。

「那我倒要看看，你我二人谁的剑更快！」紧接着又拔了我腰间佩戴的软剑抵住我的喉咙，「接下来砍下的可是她的脑袋了。」

被捅伤我痛苦之极，但是我现在连轻轻皱个眉毛都做不到，只能在心里大叫：夏镜菡你给我冷静点！现在不是你炫技时刻啊喂！

夏镜菡不敢再妄动：「你究竟想做什么！」

店小二：「让齐光来……见我……」

耳边一阵破风之声，我们都还没来得及反应，利箭穿过了店小二的头颅，随即他的脑袋整个爆炸开来。

齐光一袭白衣立于不远处的楼檐上，夜风吹得他的衣袖猎猎作响，身后一轮弦月光华流转，而他恍若谪仙。

他收起弓箭：「看来还是我的箭，更快些。」

身边的人应声倒下，化作一摊黏稠的血水。

齐光！没想到他真的来啦！这一瞬间我觉得齐光简直是我的男神，身后带着如来佛祖同款圣光的那种！

然而我还来不及高兴，失去依仗的身体不由自主地往前倒去，翻过栏杆准备开启自由落体运动……

失重感还没来得及爬上脑门，只觉腰腹一紧，下坠的身体被拦腰抱住，空荡荡的心口瞬间被他的味道填满。

齐光抱着我稳稳落在地上，周围的师弟师妹们围上来查看我的伤势。

夏镜菡伸着手却不敢碰我，涩然道：「师姐，你没事吧？」

大姐，我肚子上的窟窿还在汩汩流血，看起来像是没事的样子吗？

齐光一只手捂住我肚子上的窟窿，另一只手伸进我的衣领里，撕下那三张定身咒，我顿时觉得他身后的圣光淡了淡。

齐光对上我惊恐又羞涩的眼神：「别这么看我，这和拍背没有半点区别。」

好了，这下圣光全没了。

我身上解了咒，吃痛地捂住胸口吐了好几口血，等等，叶渺渺的血竟然是黑色的。

夏镜菡惊道：「师姐她中毒了？」

妖寿，一夜之间集齐被捅坠楼中毒的虐文三件套，我真是天选之子。

齐光抓住我垂下去的手，不知道是不是因为风太大，他的声音听起来竟然有些颤抖：「渺渺，别睡！看着我！」

我的眼皮沉沉，他的一张俊脸逐渐模糊起来，我用尽最后一点力气道：「师尊，我想回家。」

「好，我带你回家。」

在失去意识之前，我听见了他的回答，在这冰冷的夜里飘摇如烛火，却如此令人安心。

15

我，雁回山目前唯一的医学生，如今身中剧毒，大概率只能等死了。我好恨，如果老天爷再给我一次机会，我一定冒着天打雷劈的危险握住师弟师妹们的手告诉他们：学医吧。

模糊间感觉自己一会儿架在烈火上烤，一会儿又被埋在冰天雪地里，每次就在我觉得自己快要死翘翘的时候，都会被抱进一个温暖的怀抱，血脉中源源不断地涌进星星点点的能量，缓解我的不适。

我听见有人在断断续续的说话，有人在哼着温柔的曲子，还有人说了句对不起。

然后，我就醒了，睁眼一看，熟悉的天花板，淦，我怎么还在这。

又渴又饿的我顺手拿起床边削好的苹果，咔嚓咔嚓啃了起来。

陆仁甲风风火火地夺门而入，看到我跟见了鬼似的：「师姐，你、你这是醒了？」

我：「难不成我在梦游吗？」

陆仁甲抓着我的手喜极而泣：「师姐太好了，方才见沈师兄过来，还以为你被谋害了呢。」

我嫌弃地甩开他的爪子，继续啃我的苹果道：「沈师弟怎么了？你为何用『谋害』二字？」

陆仁甲神色复杂地告诉我，沈玉已经判出师门了。我中毒前，是沈玉通知齐光下的山，他趁齐光离开时，盗走了解锁雀阵的灵石。

我傻了：「啊？啥情况啊？」

陆仁甲：「沈师兄原是铜雀旧臣东方氏一脉，东方氏与铜雀定了生死契，世世代代背负着守护铜雀的使命。」

一颗苹果下肚，我感觉神清气爽了不少，想起曾经沈玉照料我的日子，不由得有些感慨。

陆仁甲双手捧着我吃剩的苹果核，小小的眼睛里充满大大的疑惑：「哪来的苹果？……哪来的解药？」

我敢保证这两辈子走过最长的路，就是陆仁甲的反射弧。

沈玉盗走了灵石，必定要放出铜雀，因此雁回山上下心事重重，连掌勺的师傅都面色凝重得像要往菜里投毒。

齐光三个徒弟，一个叛出师门，一个不提也罢……剩下一个可圈可点的夏镜菡此刻正对着月亮借酒浇愁。

我听完她曲折的心路历程，才知道原来她喜欢的是沈玉……我掐着眉头，这剧情咋崩成这样了，再这样下去，就算齐光拿着焦尾古琴撕心裂肺地对我弹唱《死了都要爱》并附上一把红玫瑰深情告白，我都不会报警了。

我：「师妹，你再伤心，也得吃口菜啊。」

夏镜菡哭得梨花带雨：「师姐，你说那铜雀是公是母？沈师兄这般对它，是不是对它有着难以割舍的羁绊？」

我拍着她充满奇思妙想的小脑袋安慰道：「小夏不哭吼～史书上记载，铜雀是公的。」

夏镜菡：「它是公的？那你说沈师兄会不会是断袖？沈师兄同我朝夕相处这么久，怎么都不喜欢我呢？一般男人都会喜欢我的呜呜呜呜……」

「但凡听我的劝，多吃几颗花生米……」

齐光过来的时候，夏镜菡已经醉得东倒西歪，还拿着酒壶执着地往嘴里灌。

齐光：「她为什么喝酒？」

我：「喝的不是酒，是醋，别称叫寂寞。」

齐光：「……」

我把夏镜菡的脑袋推向他：「师尊，劳烦您老人家抱师妹回去了。」

他把夏镜菡的脑袋推回来：「你自己背回去。」

我推过去：「你是她师尊！」

他推回来：「你是她师姐！」

莫名的胜负欲害我俩差点没把夏镜菡当乒乓球打上十几个来回，幸好夏镜菡中途克服了惯性，扶着我俩的肩膀狂吐不止。

最终我俩一人分一个胳膊，师徒三三把家还。

我醒来的时候看到枕边横着一把剑，但凡我睡得再奔放一点，就成梦中自刎第一人了，吓得我直呼好家伙。

这把剑正是齐光的万钧，此刻正传出阵阵蜂鸣，我心中顿时升起一种不祥的预感，赶紧晃醒身边的夏镜菡：「小夏你快醒醒！」

夏镜菡一脸懵逼：「怎么回事？师尊的剑怎么会在这里？」

以万钧剑为中心撑开的半透明的金色结界笼在我们周围，是齐光留下来保护我们的结界。

我：「师尊可能去阻止沈玉破阵了。」

夏镜菡急道：「那他怎么连万钧剑都不带……」

在她问出来的瞬间，我们心中已经了然，齐光此去怕是做好了最坏的打算。如果他回不来……

夏镜菡的眼睛又湿了，拔腿便走，我拉住她：「我也去！」

她推开我：「不行，你跟过去太危险了，到时候我和师尊没法分心保护你！」

废柴的我听这话难得有些不乐意：「我一定得去，虽然我法力不行，但是、但是我可以……」根据我多年阅览言情小说的经验，说不定能给你们提供破解套路的方法呢！

夏镜菡这次铁了心不带我，我还没说完就御剑而起。

我扑过去一手拉住她的衣摆，一手拔了万钧剑交给她：「至少把万钧剑带给他。」

她深深地看了我一眼：「师姐，保护好自己。」

16

原书里铜雀是最后的 boss，大概因为我的介入，导致这个情节提前了，这时候夏镜菡还没有来得及跌进悬崖的山洞里学习秘籍开 buff，这么冲过去十有八九要搭条命。

如果是初来之时，我尚且能够用看待纸片人的心态跳脱出来独善其身，可现在，我真真切切地感知过齐光温暖的怀抱和夏镜菡滚烫的眼泪，我怎么能够，怎么能够眼睁睁地看着他们去送死？

我拍拍自己的脸，振作起来后，抓起角落里蒙尘的扫把就跨了上去，刚要起飞，就对上门口陆仁甲惊讶又疑惑的目光：「师姐你……」

他看着我以颇微妙的姿势蹭着扫把杆子，恍然大悟地遮住眼睛，「师姐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干这些！」

等等！这些是哪些？叫你平时少看点黄色书籍啊你给我住脑！

我冲他招招手，脸上露出核善的笑容：「小陆，你是不是擅长遁地术？」

陆仁甲双手抱胸，警惕道：「确实，片刻可行百里。」

我：「那还愣着做什么！赶紧带我出发去锁雀塔！」

陆仁甲没反应过来，长着嘴巴啊了半天，急得我掐住他的脖子翻到他背上大喊一声：「驾！」

我们灰头土脸地赶到锁雀塔，并在众目睽睽之下破土而出……陆仁甲还被路过的大胖妖怪踩了一脚，向我哭诉着他引以为傲的天鹅颈至少短了一厘米，我安慰他这么努力付出，入选感动雁回十大人物指日可待。

齐光似乎受了伤，在不远处打坐着，身边的夏镜菡正提着剑与沈玉抗衡。沈玉虽然在攻击上不如夏镜菡，但他擅长开盾，夏镜菡又迟迟下不了死手，战况一时胶着。

锁雀阵已经半开，齐光正努力施法重新将铜雀锁回阵里去，这种高阶的法阵施法过程极其凶险，不能有一丝一毫地分神。

所以夏镜菡在看到我从土里爬出来的时候，只是微顿了顿身形，终究什么也没说，继续提剑朝沈玉砍过去。

还好他们没空和我搭话，不然他们要是问我：「你来干嘛？」

我总不能回答：「来给你们陪葬……」

锁雀塔被塔底的阵法燃烧的熊熊业火映得火红，阵法里伸出的锁链困住挣扎的铜雀往下拉，巨大的妖兽战栗着，不时发出刺

耳地嘶吼，每一声都拨着在场所有人的神经。

铜雀每往上飞一点，齐光的脊背就往下矮一截，似是忍受着极大的痛苦。

只听铮的一声，沈玉夺过了夏镜菡的长虹剑直指她的咽喉，他的眼神很陌生：「让开！」

夏镜菡伸出双手挡在齐光面前，决绝的样子和昨日判若两人：「不让！」

长虹剑刺进了夏镜菡的右肩：「你真以为我不敢杀你？」

夏镜菡疼得闷哼一声，倔强地一动不动：「好啊，那你就从我的尸体上踏过去。」

地面顷刻震颤起来，铜雀的叫声越来越大，几乎就要挣断锁链飞出塔顶，齐光怕是撑不了多久了。

陆仁甲再也看不下去，提起自己的剑冲上去：「哇呀呀呀呀呀！夏师姐！我来助你。」

剑还没靠近沈玉就已经被他撑开的结界弹飞，陆仁甲重重地摔在地上滚了两圈，他的剑飞得更远，直插进我身边的树干上。

怎么办？怎么办？我翻出我身上所有的瓶瓶罐罐头没有一样是能用的，我突然好恨自己，这种无力和绝望，如同海潮几乎要将我吞没。

在一堆乱七八糟中，我摸到一沓符纸，我慌忙揣进怀里，脑子里涌出来的可怕想法不禁令我发抖。

我用尽力气拔了剑往锁雀塔飞去。

「渺渺！你做什么？」沈玉好像一点都没变，望向我的眼里有以往的担忧和温柔，对夏镜菡也是明明可以一击毙命，却始终避开要害。

齐光脊梁的弯度好像一把刀，割得我心里发疼。

「师弟，回头吧。」我说完，转身跳进了业火之中，抱住铜雀滚烫的身体，念起了沈玉一遍又一遍教过的咒语。

我觉得我自己一定和钢铁侠抱着导弹进入太空时一样英姿飒爽，这一趟玩得很开心，唯一遗憾的是，我忘记告诉我的臭屁师尊，我喜欢你。

在身体爆开的那一瞬间.....我连痛感都来不及有，就死了。

17

这次我真的回来了，我抬手摸到脑袋上的纱布，惊恐道：「我头发呢？？？」

讲一个鬼故事，我把脑袋摔破了，为了方便缝针，医生把我头发剃了，一觉醒来发际线突飞猛进，而我独自对着镜子里的熟悉又陌生的秃子流下时代的眼泪。

所有爱恨情仇，不过一场大梦。

我在经历生死后大彻大悟，简直可以原地出家。

但是我妈不同意，她只觉得我摔坏了脑子，还请了班上的课代表轮流给我恶补这段时间落下的学业。

哦！多么熟悉的五高三模，我摩挲着封面热泪盈眶，它还是那么的难，那么的厚。

我问我的闺蜜小夏：「我被没收的那本书呢？」

小夏拿着马克笔在我脑袋的纱布上写字：「被没收了还能在哪儿，在教导主任的办公室里呗，也可能早丢了。」

我：「啊？怎么这样。」

小夏：「难不成你还指望他还给你？再说了这本书你不是已经看过一遍了嘛。」

我心里有点失望，转移话题道：「你写啥呢？」

小夏：「早日康复。」

进来帮我换药的护士指着我头顶上的「我是傻逼」说：「好孩子，自我总结非常到位。」

傍晚的时候，我啃着削好的苹果拿手机里的 app 看那本书，我妈在一旁打围巾，她抬头疑惑道：「你怎么哭了？」

我：「因为苹果太酸了。」

我妈：「果然摔坏了脑子。」

后来的我回归了普通人的生活，齐光、夏镜菡、沈玉、陆仁甲……关于他们的记忆随着时间的流逝离我越来越远，我几乎都快骗过自己，这只是一场梦而已。

苦逼的我还真的复读了一年，在同学会上，还得管以前的同班同学叫师哥师姐，这特么是什么人间疾苦。

大家围在一起玩真心话大冒险，起哄声此起彼伏。

我置身其间，他们的喧闹声却渐渐淡去，我清楚地听见有人呼唤我。

渺渺，渺渺，渺渺……

那声音在我胸腔里点了把火，一路烧到喉头，只是简简单单的一个名字，为什么，为什么听起来那么难过呢？

班长注意到我的异常，她凑过来问我：「你是不是喝醉了？」

我：「有点，我想先回家休息。」

我正准备起身道别，她拉住我的胳膊说：「等等」，然后从自己的包里翻了出一本书给我，「这是我去年在楼道捡的，上面写着你的名字，本来想要等你出院就还给你。但是我怕你闲书看多了，耽误学习。现在你也考完了，呐，还你。」

哇……班长大人，我觉得您很有成为祖国园丁的天赋。

我回家后，抱着那本书心情复杂地躺在床上，疼痛袭来得剧烈又突然，在这铺天盖地席卷而来的痛楚中，所有刻意埋藏的细节都浮出水面。

他曾经在雨天为我撑过伞，晴天为我遮过阳，他曾经送过我独一无二的宝石和满山遍野的萤火，他曾经在我每一个脆弱的时

刻紧紧抱住我，他曾经……日日夜夜陪伴在我身边，牵动着我所有的喜怒哀乐。

他原来是抬头就能见到的白月光，现在是烙在心口的朱砂痣。

这样好的一个人，我怎么敢忘，怎么能忘？

……在这种悲伤得不能自已的时刻，我竟然睡着了，淦！不愧是我！

早上醒来一睁眼居然发现我师尊正躺在我怀里。

莫慌，小场面，沉着冷静，熟能生巧。

我想翻个身，不料怀中的人一把摁住了我的肚子，唔，还是原来的配方，还是熟悉的味道……大哥，你跟我的膀胱是不是有仇？

番外·男主视角

那年人间闹了不少邪祟，在我赶到京城外的小村落的时，那里已经被妖怪屠了村。

我斩杀了那只食人巨蟒，正欲离开，却听见微弱的抽泣声。

我拨开乱草，看到一双湿漉漉的眼睛，小女孩是唯一的幸存者，不知道她趴在死人堆里饿了多少天，眼窝深陷，骨瘦嶙峋。

我脱下御寒的外袍裹住她，途径几个村落，想帮她找户好的人家，她却死死地抓着我的袖口不愿离去，无奈之下我只好将她抱回了山里。

从此她成了我的徒弟，因为没有修仙的根骨，她在课业上屡屡碰壁，好在李仙人发现她有学习疗愈之术的天赋，我便建议她重新拜入李仙人的门下。

那个乖巧听话的孩子顿时红了眼眶，倔强地跪在我面前，宁死不肯再拜他人。

我第一次发现，这个孩子平时不吵不闹，对我却有着很深的执念和羁绊。

虽然她依旧挂在我的名下，但大多时间还是跟着李仙人修习疗愈术法。我也收了新徒弟，渐渐地，心思便不再她身上了。

有一回，我正在教夏镜菡御剑，她从剑上摔下来磕破了手，疼得放声大哭。我不知道该怎么办，只能笨拙地捧着她的小手，帮她吹走伤口上的灰。

越过夏镜菡瘦小的肩膀，我看到了不远处的叶渺渺，她的眼神里常有的希冀一点一点地暗下去，看起来莫名的悲伤。就在我起身的时候，她才反应过来似的落荒而逃。

后来她便不常来我这了，见了面也是不咸不淡地问候几句，本以为我们的关系会这样疏远下去。

直到那一天我昏昏沉沉地从她身边醒来，我惊愕、愤怒、不知所措，甚至一度想把她赶下山。

没想到她先跳起来服了软，亮晶晶的眼睛可怜兮兮地看着我，让刚到嘴边的狠话又吞了回去。

看着她裹着被子在跟前跳来跳去，竟然觉得有点可爱，我一定是承受的打击太大，疯了。

从那天起，她跟变了一个人似的，不再沉默，不再委曲求全，有时隔老远就能听到她清冷冷的笑声，唯一没变的就是，还是那么的——笨。

偶然看到她在课上答不上来时着急的样子，竟然有些于心不忍，特地交代了授课夫子不要太为难她，事后又忍不住想，在我没有注意到的时间里，她是不是经常要独自面对这种尴尬窘迫的时刻。

那是我们第一次和她并肩而行，听着她像雀鸟叽叽喳喳地说话，我蓦然发现我对她的了解是一片茫然的空白，她喜欢什么讨厌什么我都一概不知。在我缺席的岁月里，她犹如石缝里兀自开出的野花一朵，在凄风苦雨中飘摇着。

我又记起教夏镜菡御剑时，她羡慕又胆怯的眼神。

「明日来我这里，教你御剑。」

看着她从在木棍上寸步难行，到能够摇摇晃晃地驾驭一柄木剑，我由衷地感到开心，似乎只要和她待在一起，万事万物都有了生趣。

当看到她围着沈玉转时，我的胸口不知为何腾起一股陌生的酸胀感，或许我习惯了被她目光追随着，看不得她离开我去依赖别人。

我的情绪开始变本加厉地为她失控，忍不住去逗她去欺负她，一边被她稚童般毫无顾忌地哭泣吓得手足无措，一边又为与她片刻的亲密接触而沾沾自喜。

我努力克制自己不去想她，可闭上眼就是她的一颦一笑，我无能为力。

还好，她一直在我身边，就这么一直平平安安地待在我身边就很好。

弟子们下山修炼，夏镜菡冲动莽撞，沈玉深沉莫测，叶渺渺……不提也罢。三个徒弟，竟没有一个能让我放心，我对着棋盘沉思良久，终究没能落下一子。

听说她被劫走，我来不及多想便下了山去，可我来迟了，她浑身是血地躺在我的怀里，好像我一松手她就会随着地上的落叶飞向无边无际的天空。

就像是报应，我曾经的冷漠所带给她的痛苦，百倍千倍地偿还到我的身上。

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什么事都躲在师弟师妹后面的胆小如鼠的她冲在了最前头，眼睁睁地看着那个摔着跟头也疼得哇哇大叫的她攥着爆破符纵身跃入火海，我眼睁睁地看着那个只想好好活着的她粉身碎骨地死在我面前。

我甚至来不及再好好看她一眼，甚至来不及告诉她，你就是我最喜爱的弟子，是我的掌中明珠，心头软刺。

她的血是温热的，和她的眼泪一样，溅在我的胸口，几乎要把我烫出个窟窿，疼得我几乎落下泪来。

渺渺，渺渺，你好狠的心。

「师尊，你做什么！」夏镜菡受了重伤，只能一步一步地挪到我身边，强大的气流使她无法近身，只能抓住我翻飞的衣袂，「师尊.....不要。」

我卸下一身修为，招来她支离破碎的魂魄。

多少人求之不得的长生不老，她在的时候，是上天于我的恩赐，好让我能守住她日日夜夜长长久久。在失去她的那一瞬又突然变成了缚住我的枷锁，没有她烦的时刻会是怎么样的漫长难耐，我几乎不敢往下细想。

恶斗过后，雁回山百废待兴。

弟子们都忙着用法术修修补补，有人提议为渺渺办个葬礼，被夏镜菡拦下来了。

对我们来说，渺渺没有死，她只不过是个往常一样躲起来偷懒了，只要再等一等，她就会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同我们斗嘴。

只要再等一等。

渺渺的魂魄在收魂灯里跳动着，好像以前一样有着挥霍不完的生命力。

夏镜菡看着灯里明灭的光点，涩然道：「师尊，让师姐入轮回吧。」

走过奈何桥，喝了孟婆汤，就不是我的渺渺了。

哪怕是现在这样虚无缥缈的陪伴，也要将她留在我身边。

只要再等一等。

等到我死后，再送她走吧，说不定我们还能在黄泉路上擦肩。

陆仁甲慌慌张张地跑过来，一双手小心翼翼地递到我跟前：「齐、齐光长老，这好像是叶师姐的……」

我看到他手心里躺着一小块脏兮兮的肉块，那是渺渺的小指，在爆炸的时候飞得老远，落进了石缝里。

我颤抖地接过她残存的血肉，心口就像是被剜了一刀，鲜血汩汩流出，带着久违的暖意。

「快去请李仙人。」

李仙人有一味药，可活死人肉白骨。

他把药和渺渺的小指撒进我后院的荷花池里，那里精力充沛，不出一年，便能重塑出一副她的肉身。

夏镜菡凿开薄冰，把渺渺长好的身体捞上来，放在水晶棺里，她说：「师姐还是和以前一样。」

我的渺渺就那么安静地躺在那里，睫毛上凝着一层冰，皮肤青白得几乎透明，我甚至不敢碰她，怕她碎了，化了，再无从寻起。

我在梦里一次又一次想要抱紧的身体，没想到醒来触碰她却需要鼓起莫大的勇气。

我已经法力尽失，回魂术只能由夏镜菡动手施展，纵然她再有天赋，这等复杂的法术成功的机率不过半成。

我们都不知道渺渺什么时候会醒过来，又或者永远醒不过来。

我不愿做最坏的打算，因为这么久以来，都是靠渺茫的希望撑下来的。

我时常抱着她在院子里晒太阳，把她曾在藏书阁借阅过的书籍一遍一遍地读给她听。她的身体像怎么也捂不热的一块冰，明

明是和记忆里一模一样的一张脸，笑起来灿烂如春日，而今却萧索如寒冬。

有时候夏镜菡会带来很多鲜艳的衣裙，给她的指甲仔细地染上凤仙花汁，好像往她身上堆上色彩，就能为她添上两分生机。

「师尊，师姐真的会醒过来吗？」

「她一定会醒过来的。」我把下颌搭在她脑袋上，用手梳开她打结的发尾。

夏镜菡装作生气的样子指着她的鼻子：「师姐，你再不醒过来，我就把你偷偷埋在梨花树下的小金库给掘了。」

渺渺好像笑了，又好像没有，我的渺渺本应该是和她一样活泼的姑娘。

太阳东升西落，日子周而复始。

就在这个和往常一样宁静的早晨，觉察到怀里的人突然动了动，我敏锐地醒了，却不敢睁开眼睛。

近乡情更怯，不敢问来人。

说的大概就是这样的心情吧。

「莫慌，小场面，沉着冷静，熟能生巧。」她小声地自言自语，准备掀开被子的手被我压了回去。

「渺渺，别动。」我捉住她纤细的胳膊，一拉一环，她被我轻而易举地锁在怀里，温暖的，柔软的，我的渺渺。

「好慌，问题大了。」她不安分地在我怀里扭来扭去，忽然伸手扯住我的一缕头发，问道：「你的头发怎么变白了？」

我突然害怕她嫌我如今法术全无，又老又丑，有些慌乱地抱着她藏进被子里。

「我快没办法呼吸了。」她小脑袋在我胸前一拱一拱地钻出来，头发蹭得人发痒，从表皮一直痒进骨子里。

「师尊，你为什么闭着眼睛？」她的手指摩挲着我的眼皮疑惑不解地问。

「我怕睁开眼睛，你就不在了。」说完肩膀就被她用力咬了一口，牙齿几乎快嵌进我的皮肉里，这种疼痛却让我安心。

「痛吧，痛就对了。」她双手捧着我的脸，额头对着额头说道，「我好想你。」

我睁开眼与她对视，她杏眼里带着柔润的水色，让本就清丽无邪的一张脸顿时生动起来，鬓发散乱间露出白玉般小巧的耳垂，我忍不住低头衔住。

她避闪不及，双手抵住我的胸口，紧张道：「你、你干嘛？」

「渺渺，你知不知道事不过三？」我的吻落在她的额头，鼻尖，嘴唇，「我们已经第三次同床共枕了。」

「你不会是想……」她的话被我截断，我吻住她，磕磕碰碰地去描她嘴唇的形状，她突然推开我，红着脸大叫道：「我、我要去茅厕！」

番外·一家人就要整整齐齐

齐光努力修行几百年，一朝回到解放前，现在修为估计还没我高，乐得我咸鱼翻身把歌唱，恨不能对天狂笑：齐狗你也有今天！

我：「那我可以叫你师弟吗？」

然后我身后的那棵树就被他一掌劈倒了。

我 giao 才练几天物理攻击还那么强，下届奥运没你我不看。

我：「我、我还是叫你师尊吧。」

齐光收了剑，矮身坐在我边上：「你过来的时间越来越少了。」

我无奈道：「我也不想啊，我要期末考试的。」

他眉眼低垂的样子我可顶不住，只好拍着他的肩膀安慰道：「等我考完了，我在那头睡个三天三夜来陪着你。」

他拉过我的手，冰凉的吻落在我的额间：「你要是只有这个世界就好了。」

我搂着他的脖子，手指穿过他银白色的头发：「要不我找药水把这玩意儿染成黑的吧？」

齐光：「嫌弃我？」

我：「也不是，就是你这个样子对我动手动脚，看起来特别……」

齐光：「特别什么？」

我：「特别为老不尊。」

齐光：「……」

我俩一番你侬我侬，眼看气氛正好我欲拒还迎地闭上眼睛撅起嘴巴……

夏镜菡突然跑进来，齐光反应迅速地推开了我的脸，我五体投地仰面而倒，而他正襟危坐宝相庄严。

夏镜菡：「师姐你干嘛呢？」

我：「练瑜伽，平躺式。」

齐光：「咳咳，镜菡你有何事？」

夏镜菡：「近几日听闻有妖怪带着龙血晶为祸四方，弟子想下山去看看。」

我：「暖宝宝？这玩意儿居然来头这么大？」

夏镜菡：「龙血晶是仙界圣物，若是妖怪得了此物可妖力大增。」

齐光：「龙血晶流落人间，确实棘手，要麻烦你们下山跑一趟了。」

夏镜菡走后，我跳起来揪他头发：「为啥我也要跟着去？让我骑着扫帚去给妖怪做上门保洁吗？」

齐光：「我已经把龙血晶送给了你，现在你才是龙血晶的主人，只有你才能找到它。」

蛤？我拿你当师尊，你拿我当警犬？

我痛苦万分地捂住脑袋：「那你为什么送我这么贵重的东西啊啊啊！你这不是坑我吗？」

齐光乐于把快乐建立在我个人的痛苦之上，他掐了掐我的脸，笑道：「你当时不是喊冷吗？」

仙界圣物就这样随便地被你送人暖手？

我和夏镜菡收拾收拾准备下山，夏镜菡吹响哨子唤来鸡霸。

鸡霸：「滴滴打鸡，全心全意为您服务。」

忘了说，鸡霸当初被齐光救我的英姿所打动，连夜赶到雁回山弃暗投明，哭着闹着要给齐光当坐骑。

但是齐光觉得骑着一只肥鸡低空飞行实在是不符合他清冷高贵仙气十足的人设，转手把它充公，为雁回山的公共交通事业添砖加瓦。

我们循着龙血晶的气息到了一个村落，村子里的年轻人都被抓走了，剩下几个干瘦的老人，妖怪嫌硌牙便把他们丢在这里自生自灭。

老人家怪可怜的，我安慰他们：「我师妹！修仙界几个小年轻里战力指数排行第一，一定能把大家救出来。」

夏镜菡：「万一他们已经被吃了呢？」

我说这孩子厉害吧？拿智商换的。

我：「不会的，古代没有冰箱，需要活物储存。」

我俩一路追到妖怪的洞穴附近，夏镜菡打架的终极奥义就四个字：虎就对了。

我阻止她：「里面有一堆人质呢，我们得徐徐图之。」

然后我就被当成诱饵扔在妖怪洞口……

我：「为什么不能你来？」

夏镜菡：「我灵力太强了，容易被妖怪觉察出来。」

这理由，真是充分得让人无法反驳呢。

果然那个妖怪闻到人味就从洞里跑出来：「谁的外卖丢我家门口了？」

我脸上带着四分惊恐三分柔弱两分迷茫一分不知所措：「人家迷路了啦。」

妖怪把我拎起来闻了闻，随即嫌弃道：「太柴了，还没半两肉。」

这年头，当个妖怪还挑三拣四！

我被他推得小胳膊小腿踉踉跄跄，夏镜菡趁机飞身持剑挡在我面前。

妖怪见了她眼前一亮：「还是这妹子有料。」

我：「师妹，这里交给你了，给我往死里砍！」

说完，我转身跑进洞穴里把关着的人放出来。

我带着一群村民特等座围观他们斗法，一个村民问：「姑娘，你不下去帮帮她嘛？」

我理直气壮：「太菜了，进入不了他们这种高端局。」

那妖怪在夏镜菡的凶猛的剑势下显了原型，竟然是一只刺猬精！

他的背上密密麻麻地长着尖刺，看得我直犯密集恐惧症。

刺猬精震荡妖力，崩出数百道尖刺直直朝我们扎过来。

千钧一发之际夏镜菡将长空插进我们跟前的土地上，撑出护身结界，避免了我当场被扎成仙人掌的惨剧。

夏镜菡弃剑赤手空拳与他缠斗，但他浑身尖刺实在让人无从下手，夏镜菡闪身躲避他甩出来的尖刺，落在了不远处的山石上。

刺猬精杀红了眼，笨拙的身子往她那里跑过去，在这紧张的气氛中，他……被石头绊倒了？

夏镜菡：「……」

我和村民：「……」

我：「快挠他脚底板！」

夏镜菡看着他那双散发着异味的脚：「我能拒绝吗？」

我说服她：「为了大义！」

夏镜菡从树上跳下来眼睛一闭，表情比我英勇就义时还要悲壮，她在两指尖注入灵力，直捣刺猬精脚底板。

刺猬精瞬间感受到天上人间的极致快乐，扭着身子边笑边骂：「哈哈哈……你哈哈使哈哈诈哈哈哈……」

刺猬精忍不住翻了个身，夏镜菡默契地接过我丢过去的长空剑，刺进了他的肚皮。

从那天起，小夏打牌再也没有赢过。

2

我踢了踢脚边的刺球：「醒醒，别装死。」

刺猬精睁开眼摸着被我缝好的肚皮：「为什么救我？」

夏镜菡拿着龙血晶问：「喂，你先告诉我这东西哪里来的？」

刺猬精怒道：「第一，我不叫喂……」

我抢答道：「你叫楚雨荨？」

刺猬精正色道：「小爷名叫利极，怎么样？听上去是不是令人闻风丧胆的尖锐！」

我闻风丧胆地搬着小板凳往边上挪了挪：「痢疾？你一定经常拉稀吧？」

夏镜菡：「师姐！」

我赶紧把话题扯回来：「这东西哪来的？」

利极宁死不屈：「我是不会告诉你们的！你们一刀杀了我吧！」

我按着夏镜菡腰间蠢蠢欲动的长空剑，朝利吉露出我佛慈悲的笑容：「我们不会杀你，我近日新学的解剖缝合，正愁没人练手，不如让我把你的肚子剖开再缝上，剖开再缝上……」

利极：「修仙之人不是都一心向善的吗？」

我：「这种宣传标语你也信，一看就没有经历过社会的毒打。」

利极耷拉下浑身的刺：「我说，我说，我是去在幽冥谷的路上捡到的。」

夏镜菡：「幽冥谷？」

利极解释道：「幽冥谷是妖界专门用来关押有罪者的地方。」

夏镜菡：「你去哪里做什么？」

利极：「去监狱当然是去探监的啊，不然去蹭牢饭啊？」

我拉住夏镜菡的蠢蠢欲动的拳头：「算了算了，小孩子不懂事。」

利极又道：「不过上次去听我爹说里面又有了新面孔，是个修仙之人。」

夏镜菡和我皆是一愣，利极看我们俩的反应疑惑道：「怎么？你们认识？」

我：「他是我师弟。」

利极一脸你要唠着我可就不困了的表情：「你师弟犯了啥事儿啊？」

我：「他要解封铜雀。」

利极：「哇！吾辈楷模！不过他咋被关起来了？」

我：「他失败了，被妖怪带回去问罪了吧。」

利极：「不对啊，他不是你师弟吗？为啥干这种吃力不讨好的事？」

我淡淡地喝了口茶，和他轻描淡写地讲起前因后果，然后手舞足蹈添油加醋地再现当时我身先士卒英勇献身的壮举。

利极的眼神里闪烁着崇拜：「你竟然能够用爆破符这种低级术法打败了铜雀大人！老大在上！受小弟一拜！」

我：「哪里哪里，我主要是以量取胜，哈哈哈……」

在此感谢强迫症的夫子又让我抄了九张凑整，让我得以揣着整整一百张爆破符，来了个世纪一跃，直接把锁雀塔这个旅游景点炸成了核试验基地。

夏镜菡问我：「师姐，我们真的要去救沈师……沈玉吗？」

唉，可怜的小夏，被暗恋对象一剑捅出 ptsd 了。

我宽慰她：「沈师弟能有什么坏心眼呢，我们立场不同而已。」

利极现学现卖，嗲着声音道：「那小刺猬又能有什么坏心眼呢？小刺猬只是肚子饿饿，想吃饭饭而已。」

夏镜菡：「闭嘴！」

被夏镜菡拿网兜打包的利极：「老大，为什么我不能变回人形啊？」

我：「你衣服都崩了，现在变回来，有伤风化。」

利极：哭咧咧。

我们跟着利极赶到了幽冥谷，我和利极道：「等我们出来了，可以带你去雁回山当差，可以包吃包住还交五险一金，货真价

实童叟无欺！」

利极：「可是老大，按妖怪的年龄算我才三岁，你这是雇佣童工。」

你可拉倒吧，你变人形的时候魁梧彪悍一口能吃五个壮丁，我就没见过这么能吃的三岁小孩。

利极：「对了，老大，这幽冥谷设了结界，修仙之人进去了以后是无法展开法力的——」

完了，夏镜菡这头为了见情郎心急如焚，在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已经抓着我的领子拎小鸡一样往幽冥谷里跳了下去……

大年三十怕大家收到的祝福太多，我和师妹在这里表演个自投死路给大家伙儿拜个早年吧！

夏镜菡没了法力，但轻功还在，她拦腰抱着我落在地上。

我搂着她的脖子，看见她完美的下颌线和温柔担忧的眼神……感觉到我内心深处的百合花开了。

夏镜菡：「师姐你太沉了，我把脚扭了。」

我内心深处的百合花枯萎了。

我撸起袖子帮她把扭的脚脖子掰正，没了仙力秒好是不可能了，夏镜菡只能一瘸一拐地扶着嶙峋的石壁往里走，不忘回头提醒我：「我没有在找沈玉，我只是在散散步。」

我：「……」

她小声地往谷内喊了两声，又回头道：「我没有在找沈玉，我只是在练练嗓子。」

我：「……」

我：「我明白了，是我在找沈玉，是我急不可耐地拉着你跳的幽冥谷。」

夏镜菡：「你知道就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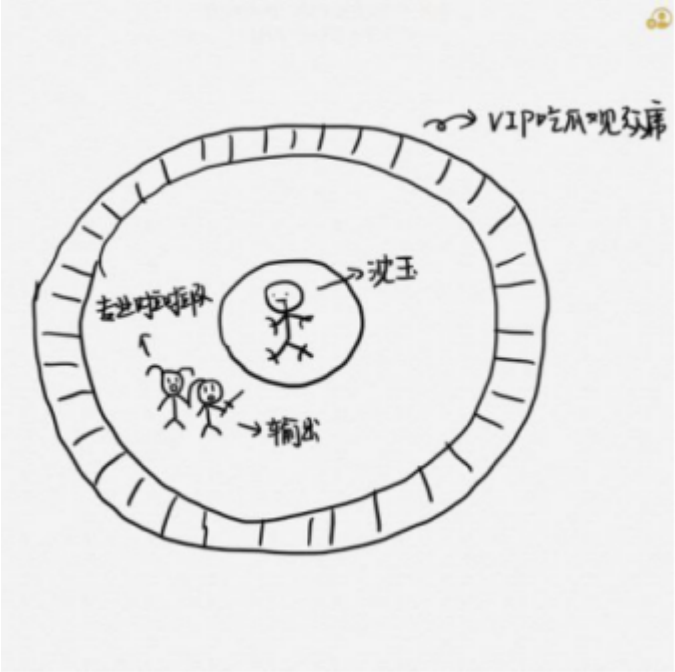
我：「？？？」

3

经过幽冥谷狭长的石道后豁然开朗，尽头是一个向罗马斗兽场一样的环形监狱，在环的中间的石台上我们看到了沈玉。

他的四肢被深深钉进了石台中，暗红血迹洇透了他的道袍，曾经的翩翩浊世佳公子，如今这般落魄地钉在那里，生死不知。

如图所示：



「小夏！」我忙扶住夏镜菡软下去的身子。

夏镜菡攥紧了我的衣袖：「他……死了吗？」

我：「我们过去看看。」

夏镜菡半倚在石壁上，我能感觉到她身体正在微微颤抖：「我、我不敢，万一他死了怎么办？」

我搀着她往沈玉那个方向走：「不会的，沈师弟没那么弱。」

沈玉似乎觉察到了我们，他侧过头，这一个简单的动作却让他痛苦万分，他的眉头深锁着，长期缺水而皲裂的嘴唇艰难地开合：「别……过……来……」

他的周遭布了结界，一旦触发就会引来负责看守的妖怪。

现下我和夏镜菡被七八个小妖怪团团围住妖怪，领头的妖怪大喝道：「大胆狂徒，竟敢擅闯幽冥谷！」

他打量我们一番，又饶有兴趣道：「哦？雁回山的人，你们是来救你们沈师兄的？」

我纠正：「严格来说他是我师弟。」

那妖怪的剑往我脖子上一横：「我管你什么师兄师弟，入了幽冥谷你们的法术没有半点作用，劝你们束手就擒吧！」

唉，你们真是对夏镜菡的莽一无所知。

「师姐，低头。」我一弯腰，夏镜菡就撑着我的背借力一跃而起，踹飞了那把剑，然后又是旋身一个飞踢，直踹那妖怪的咽喉。

不愧是我师妹！身残志坚好少年！

夏镜菡从包围圈打出一个口子，一手拔剑，另一只手把我丢了出去，我逃离战场的动作实在熟练得让人心疼。

夏镜菡一打七，我在边上尽职尽责为她加油喝彩。

没想到被夏镜菡踹飞的妖怪踉踉跄跄地朝我跑过来，吓得我肾上腺素飙升，呜呼啦呼黑魔变身上来就是一套乱拳打死老妖怪。

夏镜菡：「惊！师姐竟然输出了！」

天晴了，雨停了，我觉得我又行了。

那妖怪捂着胸口，一脸求知欲：「好厉害！这是什么拳法？」

我潇洒地拍拍身上的灰尘，留给他一个冷酷的侧脸答道：「社会主义铁拳。」

寡不敌众，夏镜菡凭借纯武力渐渐落了下风。

又到我化险为夷小能手表现的时刻，我想起临行前齐光交给过我一张他特制的符纸，告诉我需要他的时候可以喊他的名字，不管何时何地，他都会赶来。

我：「随时随地？这么神奇？」

齐光：「上茅厕的时候不准叫我给你送纸」

齐光想了想，还不放心，又往我怀里揣了个锦囊，给我上个双重保险，并叮嘱我万不得已时再打开它。

我：「大家莫慌，师尊给我留了一计锦囊，里面的宝物定能助我们脱离险境。」

于是我在大家充满希冀的目光中，在锦囊里翻出了……一堆草纸？？？

夏镜菡：「……」

沈玉：「……」

我：「……一起拉屎吗？」

搞错了，再来！

我丢了锦囊，从怀里掏出那张符纸，大喊道：「师尊！！！救命！！！」

妖怪：「哈哈，没用的！普通人的法术在这里完全失效……怎、怎么可能？」

齐光带着耀眼的圣光中从天而降，衣袂翩翩立于一棵歪脖子树上。

Oh！男主光环闪瞎我眼，有求必应堪比古代 Siri！

夏镜菡同我解释道：「隐约听其他长老说过，师尊的奶奶有妖怪血统。」

我：「想不到他竟然是个人妖？」

夏镜菡：「……师姐，叫半妖不行吗？」

我：「你不是说奶奶辈吗？那怎么能称为半妖？难道不叫半半妖或者四分之一妖？这样算也不够严谨……」

我坐下来打算和她唠唠孟德尔的豌豆杂交实验。

夏镜菡：「意思意思就行了，你这样容易被读者以为你在水字数。」

我：「很明显吗？」

夏镜菡觉得几分之几妖都不对，因为我们师尊还有点神仙血统。

我：「想不到他竟然还是个杂种？」

夏镜菡：「……师姐，叫混血不行吗？」

总之身世背景不复杂都不好意思当男主，在男主光环的加持下，齐光闭关恶补几天补回来的法力够收拾这群小喽啰了。

只见他挽弓搭箭，将灵力缓缓注入其中，那箭在夜空中划出光亮的一条直线，势不可挡地穿过三只小妖怪的胸膛，紧接着又是一箭，不多不少穿透三个小妖怪。

剩下一只小妖怪瑟瑟发抖道：「这是什么可怕的招数？」

齐光风姿卓绝地收起弓，本着从师多年的职业病热心解答：「一箭三连。」

齐光微挑起一边的眉毛，居高临下不怒自威：「你，确定还要拦我吗？」

4

小妖怪见齐光近了沈玉的身，阻止道：「沈玉罪孽深重，在此受罚，你不可……」

齐光拔出万钧剑轻轻一挥，剑上寒光闪动，如蛟龙破水，势不可挡。

沈玉身上的销魂钉瞬间化为齑粉，齐光横剑挡在我们面前，轻笑道：「你算什么东西，也配管教我雁回山的弟子？」

「师尊……」沈玉说完这两个字，便昏了过去。

我忙往他嘴里塞了颗麦丽素，哦不，是还魂丹。

夏镜菡召来鸡霸，齐光收剑入鞘，一只手绕过沈玉的脖子，一只手抄过他的膝弯，一米八的男人就被他这么轻飘飘地抱起了起来。

沈玉浑身是血，衬得瓷白的小脸愈发我见犹怜，此刻他正虚弱地靠在齐光的胸口……

我：奇怪的 CP 增加了！！！

我刚开始磕，齐光就把他跟丢血包一样丢上了鸡霸的背上。

害，这个死直男，半点都不懂的怜香惜玉。

我跨着鸡脖子朝齐光伸出手：「愣着干嘛？快上来啊！」

鸡霸充满期许地望着齐光，努力克制自己不要发出兴奋的鸡叫。

齐光很有偶像包袱地摇摇头，拉住我的手道：「你骑它做什么？骑我不好吗？」

我：「？？？」

你在你粉头的圆梦现场说什么虎狼之词啊喂！

我转头看到沈玉枕着夏镜菡的腿，瞬间感觉自己像电灯泡一样明亮。

「算了我还是骑你吧。」我从鸡霸身上跳下来，叮嘱夏镜菡回去的路上尽量多和沈玉说说话，帮他保持清醒。

夏镜菡忍不住怀疑：「这有用吗？」

小叶子课堂开课啦，接下来由我给大家介绍一下来自 21 世纪言情医学界的伟大疗法——话疗，顾名思义就是通过对话刺激，实现唤醒各类伤者的医学奇迹。

齐光托着我的屁股把我推到了他的背上，我搂住他的脖子保持平衡：「如果还不行，你就按着一般的套路挤两滴眼泪在他身上，保证药效强劲。」

齐光御着万钧，我趴在他背上问他：「你打算怎么处置沈师弟啊？」

齐光没说话，我继续试探道：「你不会杀了他吧？」

他侧过脸和我鼻尖顶着鼻尖，突然凑这么近我条件反射来了个斗鸡眼……果然电视剧里男女主近距离深情对视都是骗人的！

齐光语气不善：「你很关心他？」

我一手撑着他的脑袋，把这张俊脸推远了点：「别找碴，你看他都受了重伤，我关心两句没毛病吧？」

齐光停了剑，一脸幽怨地看着我。

我预感到他下一秒就要开始卖惨：「莫碰瓷，我看你现在四肢健全，面色红润。」

齐光懊恼地把我往上颠了颠，委屈道：「我……肚子疼。」

我：还能这样？

他说，沈玉犯下大错不能不罚，死罪可免活罪难逃，他会废除沈玉一身法力，今生不可再学仙法。

齐光：「你怎么不替他说话了？」

我：「我也是讲道理的好嘛，人总要为自己做错的事情付出代价。」

我知道这已经是他最宽容的处理了。

齐光闷不作声，我拿手指去逗他的下巴，他也不躲只是皱着眉头：「你做什么？」

我忍不住抱住他道：「师尊你真的太好太好啦！」

齐光冷哼一声，我捏着他的下巴转过他的脸：「夸你你也不高兴？」

齐光：「不要因为别的男人夸我。」

我食指顶住他两边的嘴角往上提：「你适可而止，见好就收吧！来，给爷笑一个。」

齐光张嘴咬了我一口，闷声道：「你睡了这么久，是不是该回去了？另一边不是要考试吗？」

我看着他温软的睫毛下漂亮的眼睛，要死，我是那种抵制不住诱惑的人吗？

我是。

我双手捧过他的脸，主动贴上他柔软的嘴唇，在满天星辉下与他深吻。

5

陆仁甲暗恋的小伙子举家搬迁到京城里去，沈玉买下了小伙子的瓜田，在雁回山下开启了种瓜得瓜回归自然的农夫生活。

他的小茅屋也成了我们的八卦胜地，这日我和夏镜菡盘腿坐在树下等着沈玉给我们切个最甜的西瓜，齐光在我边上竖起耳朵三心二意地翻着他手里的棋谱。

手持菜刀的沈玉依旧气度不凡优雅非常，等我开了菜刀店必请他来当史上第一位菜刀男模。广告词我都想好了：「看前面的帅哥，清爽帅气，看帅哥的菜刀，锋利无比，有刀影，更自信！」

刷单小夏：「谢谢，已经买了一箱，孩子很喜欢吃。」

（飘影律师函警告！）

菜刀男模沈玉把西瓜果盘摆到我们跟前，问道：「陆仁甲呢？」

我啃着冰凉又爽口的瓜道：「陆仁甲犯相思病呢。」

想来也是可怜，毕竟雁回山上下双双结对，只剩陆仁甲还孤零零地跟地鼠似天天刨土解闷。

作为爱神转世月老还魂的我怎么能容许心爱的师弟深陷单身的苦海之中？

是时候展现真正的拉郎技术了！

我翻开从齐光那里顺来的姻缘簿，哦不，是花名册，仔细搜索着上头所有雄性动物的名字，企图想个找个适龄的单身漏网之鱼。

我对夏镜菡道：「你觉得鸡霸怎么样？」

夏镜菡：「这不合适吧？」

我：「他俩一个上天，一个入土，呸，入地，多登对啊？」

沈玉伸手帮夏镜菡擦掉下巴上的汁水，温声道：「感情哪里是我们三言两语就能决定的？」

我：「我看他俩感情就挺好呀，一来二去说不准就成了。」

齐光弹了我脑壳一下：「你一天到晚操心人家做什么？是不是课业太少了？」

我揉着被他弹过的地方，撇撇嘴：「你们这里没电没网没游戏，还不让我八卦八卦找找乐子，我可不得闷死。」

我们正聊着，鸡霸突然从远处飞来，兴奋道：「我快化形了！我快化形了！」

他当场给我们表演了一个落地成盒啊不是，落地成裸男，惊得我直呼好家伙。

结果还没看清呢，齐光沈玉神同步地捂住了我和夏镜菡的眼睛，鸭的，拔剑的时候也没见你俩反应这么快。

我心中冷哼：呵！有什么是我这个成年人不能看的？

不知什么时候从土里冒出来的陆仁甲惊叫道：「你干什么！这么多姑娘在这呢！快把衣服穿上！」

鸡霸：「咯咯哒，我没有衣服啊。」

辛辛苦苦跑单大半年的老司鸡，竟然连一件衣服都没有，这是什么闻着伤心见者落泪的民生新闻。

陆仁甲脱掉外袍丢在他身上：「那你还跑人前来变！也不嫌臊得慌！」

我摸索到齐光的耳朵，凑过去说道：「我就说他俩有点意思吧。」

齐光道：「他把鸡举起来了……」

我速速脑补百万字《我与我的宠物情人》的狗血耽美。

齐光又道：「他把鸡扔出去了……」

沈玉评价：「陆师弟好臂力。」

我：惊！陆师弟竟然是 1！

番外·小夏牵手成功

六月的江南艳阳灿烂，十岁的夏镜菡迈着小短腿儿踢踢踏踏从青石板路上跑来，藕色的袖子滑下来堆在肩膀，从袖里伸出的两只幼白的胳膊扶着脑袋上的一颗大西瓜。

沈玉笑道：「师妹，你慢点，担心摔着。」

话音刚落，夏镜菡脚底一滑，顶在头上的西瓜就飞了出去。

夏镜菡惊叫道：「我的西瓜！」

沈玉眼疾手快地接住那个西瓜，一手抱着瓜，一手把夏镜菡拉起来，念叨道：「你瞧你，走路便好好走，这急什么呢？」

夏镜菡拍拍西瓜皮，一双眼睛在阳光下清澈明朗：「我急着吃西瓜呀！」

沈玉抽出腰间的佩剑，把西瓜劈成四瓣，夏镜菡跑腿坐在树荫下，捧着西瓜嗷呜嗷呜地吃起来。

冰冰凉凉的果肉咬进嘴里，便化成清甜的沙。

沈玉腾出一只手帮她摇着扇子：「就这么喜欢吃呐？」

「嗯！」夏镜菡含糊不清地应着，抬头看到沈玉眼下淡淡的青黑：「师兄，你最近还是做噩梦吗？」

沈玉帮她拨开黏在嘴边的发丝，点了点头。

夏镜菡又问：「到底做了什么可怕的梦啊？」

沈玉道：「没什么，就是些缠人的妖魔鬼怪。」

「哈哈哈，你一个修仙之人，居然还怕妖怪。」夏镜菡捧起第二块西瓜，一口咬掉上头的尖尖，「没事的，师兄，以后碰上妖怪，我会保护你的。」

沈玉看着还没到他肩膀的小师妹，拿扇面在她脑袋上拍了一下：「你个小鬼头，连基本术法都没学几个呢，口气倒是很大。」

夏镜菡舔舔嘴角：「你可别瞧不起人，师尊说我有天赋，只要努力我一定能变得超级厉害！以后我罩着你。」

沈玉神情似有些恍惚，最后还是勾起嘴角，淡淡地道了一句：「好啊。」

忽然落起了阵雨，沈玉和夏镜菡急忙摘了两面巨大的荷叶顶在头上，跻身于熙攘的街道中。来往的人撑出朵朵淡黄色的油纸伞，氤氲的雨幕中模糊成星星点点的光，而他们仿若两簇绿色萤火在人潮中紧紧地挨在一起。

十年后的沈玉和夏镜菡，经历了种种磨难苦楚，还能在冬夜里并排而坐。

他废去半生所学守着田地当着凡夫俗子，而她一柄长空剑横扫魑魅在修仙界声名大噪。看上去实在是不登对。

但现在的沈玉却比以前更有底气坐在夏镜菡身边，没有欺骗和背叛，只有不掺杂质的真心。

晚风中带着夏镜菡身上干净的皂角香味，她抱着一袋从山下带回来的糖炒栗子，眉飞色舞地同他讲着自己如何大战千年白狐。

「现在的妖怪真的越来越狡猾了，你知道吗？他居然想对我用美男计！我差点……」

沈玉托着下巴，脸上带着浅浅的笑意：「差点什么？」

夏镜菡被他饶有兴趣的目光盯得一愣，栗子差点卡嗓子眼，她忙解释道：「没什么，我是谁呀，我可是从小看着师尊师兄的脸长大的！怎么会随随便便就被那种野狐狸骗过去？」

跟叶渺渺待久了，也是有好处的，马屁功夫日益见长。

沈玉拨开她被风吹乱的碎发，抬起左手轻轻搁在膝盖上，他的手指修长，手心朝上，像是等待蜻蜓的一朵夏荷，静静地在她身侧盛开着。

夏镜菡会错了意，把最后一枚糖炒栗子搁在他手心。

沈玉没有把手收回去，夏镜菡同他对视一眼，流露出顿悟的表情。

她把糖炒栗子拿回来熟练地剥开坚硬的外皮，把干净的焦黄色果仁放回他的手里，冲沈玉扬了扬下巴，眉眼弯弯：「喏，快吃吧！如果你喜欢吃，下次我再给你买！」

说是给他买，基本上还是全进了自己的肚子。

沈玉把那枚糖炒栗子送进嘴里细细咀嚼，右手摩挲着她指尖短暂触碰过的掌心，自言自语道：「真是个傻子。」

夏镜菡道：「师姐！」

顺着夏镜菡的目光望过去，叶渺渺披着月白色的斗篷，挤眉弄眼地冲他们坏笑道：「喂～你俩背着我在屋顶上干什么呢？」

夏镜菡不知为何跟做贼心虚似的红了脸，结巴道：「没、没干嘛。」

叶渺渺神秘兮兮地从袖子里掏出一壶酒：「全京城最好的梨花白，怎么样？来一杯？」

夏镜菡刚要起身，沈玉就拉住了她的手，穿过她的指缝，与她十指相扣。

夏镜菡眨巴着眼睛，两扇睫毛像惊慌失措的蝶，半张着嘴看上去又呆又傻。

沈玉挽住她的手抵在他的胸口，冲叶渺渺道：「今日就不把小夏借给你了，你找师尊喝去吧，小师娘。」

浏览器扩展 Circle 阅读模式排版，版权归 www.zhihu.com 所有